买不到《故事会》怎么办？请拨打电话：11185

故事会®

2018
11月上



STORIES

封面画作者
苏　寒



21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江山如画　故事似锦

2019年《故事会》征订工作已开始，详情请见封三



锐意创新　勇于开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 日，是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航天科技工业的主导力量，世界 500 强之一。在我国战略高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突出，核心竞争力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运载火箭、各类卫星、载人飞船、货运飞船、深空探测器、空间站等宇航产品和战略、战术导弹武器系统的研究、设计、生产、试验和发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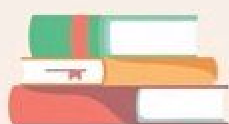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致力于发展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继续实施载人航天与月球探测、北斗导航、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重型运载火箭、火星探测、小行星探测、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锐意创新，勇于开拓，努力为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长城润滑油

走进新时代 展现新形象

“长城润滑油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



征文启事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讲好中央企业改革开放的故事，讲好中央企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经研究，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故事会》杂志社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主办单位：中央企业文学艺术专委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市版协；承办单位：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故事会》杂志社。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

二、征文要求

1.突出表现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在央企中感人至深的人或事，以及央企对当代人生活发生的深刻影响；2.主题明确，思想深刻，立意高远；3.故事性强，结构完整，语言流畅；4.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

三、参赛方式

电子稿请发：gushihui2018zw@163.com；邮局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并标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字样。

四、征文奖励

大赛设特等奖1名，奖金10000元；一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20名，奖金各1000元，或奖励《话说中国》（价值1100元）各一套；鼓励奖30名，奖励价值600元的图书各一套。（奖金均含税，图书运费由杂志社承担）

其中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故事会》杂志、故事中国网等相关媒体选登。

获奖作品将收录于《央企故事会：“长城润滑油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企业精品故事集》（暂名）一书。部分作者将获邀参加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并优先参加由《故事会》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研讨班活动。

有关活动详情，请见故事中国网。

微信支付



丁娴瑶 故事会红版编辑
Ding Xianyao Stories Editor

老母亲想要开通微信支付，可阿钟一直没时间帮她办。

这天，母亲给阿钟来电话，问微信上转账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回来。阿钟一惊：母亲啥时候会微信转账了？他直觉事情不妙，立马赶回家，听母亲支支吾吾地说了大概：最近，母亲不但自己开通了支付功能，还跟着群里的朋友一起买了一款旅游产品，以直接转账的形式付了款。因为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母亲越想越不放心。

阿钟一听，没好气地说："手机购物花样多，支付门道也多，您自己瞎折腾，很容易出错！您怎么不等我呢？"

"等你？你哪有时间！"父亲在一旁听不下去了，"现在，我们老人家也都流行用手机支付，每每子女们教了点新奇玩意儿，也会忍不住在群里'显摆'。你妈呢，总插不上话。遇到手机支付不会弄，她也不愿意让别人帮忙，因为总有人会嘀咕'这种事，儿子怎么不帮你弄呢'，你妈听不得别人说这种闲话……"

阿钟心里不是滋味，母亲想岔开话题，就轻轻问了一句："钱还要得回来吗？应该……还有 24 小时吧？""什么 24 小时？"阿钟听得不明不白。

母亲点开"微信钱包"的设置界面，阿钟一瞧，愣了，原来软件有"转账到账时间"的设置，母亲设置了 24 小时后到账。对方已点了收账，但界面上有延期到账的提示。也就是说，钱还未到对方账户，还有时间与之取得联系，争取挽回损失。阿钟忍不住问："妈，你从哪儿学的这些？这功能我都不知道！"

"自学的！"父亲抢着说，"她用最笨的方法，把软件里的条条款款都点开来研究，她学会怎么弄了、弄顺溜了，才敢在群里说，这是她儿子教的！"

阿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仔细看了母亲微信群里的活动详情，原来是旅游产品的团购，难怪价格优惠。见儿子把了关，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只是阿钟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

父母常说，人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但不知为何，此时此刻却希望他们不用再费劲学什么，因为他们会做的、不会做的，都想替他们去做，就像一直以来他们宠着我们那样。

（**插图**：丁德武）

666 CONTENTS

2018 SEMIMONTHLY
11月上半月刊

故事会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8年11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
电子邮箱：dingxianyao@126.com
发稿编辑
吕 佳 姚自豪 陶云韫 曹晴雯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1 0547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新媒体广告 021-6445 06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5.00元



零投诉

有家淘宝店，专门卖佛珠，佛珠成色都不错，就是店主比较懒，经常耽误发货。尽管如此，店里却一直“零投诉”。

朋友觉得奇怪，不禁问店主：“你发货总是那么晚，是怎么做到不让客人投诉的？”

店主笑了笑，翻出一条自动回复给朋友看，只见上面写着：“亲，少安毋躁，我在等一个黄道吉日为您发货哦！”

（小　娃）





（本栏插图：包丰一）

试　穿

有位太太在店里看中了一款连衣裙，试穿了好一会儿后，终于决定买下。付完款，她对店员说：“给我找件新的吧，这件也不知被人试穿多少回了！”

店员听了，笑着说：“姐，你放心，这么大的码，除了你，从来没人试穿过！”

（紫糯米）

手镯不见了

美美正闷闷不乐，同事问她怎么了，她说：“昨天去药房，我把手镯取下来放柜台上，没一会儿，手镯不知道被哪个缺德鬼顺走了，我花好几千块买的呢！”

同事安慰了美美两句，忽然又想到什么，问道：“对了，你去药房，干吗要摘手镯？”

美美说：“药房有秤，我称体重啊！”

（裴金超）



有啥高兴的

阿芳比较胖，最近一直在减肥。这天，她发现自己轻了两斤，不禁兴奋地对老公报喜，老公却不以为意。阿芳问："我轻了两斤啦，你怎么不高兴呢？"

老公说："我问你，你喜欢的宝马车降价二十块，你会高兴吗？"

（周继红）

流浪罪

法官审问两个被指控犯了流浪罪的流浪汉，先问其中一个人："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四海为家。"这个人答道，"城市、乡村、树林、海边……"

法官再问另一个："那么你呢？"

另一个人答道："我是他的邻居呀！"

（米　狗）

观察心得

小明要写一篇关于小动物的作文，妈妈便带他到朋友家，观察朋友养的两只小花猫。

晚上回到家，妈妈问小明，这一天观察下来有什么心得。小明想了想，说："妈，经我观察，那两只猫就像你和我爸，白天一碰面就掐，晚上却挤在一起睡觉！"

（潘光贤）

深入浅出

阿明带着儿子在军事博物馆参观，儿子问他："爸爸，老式步枪、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步枪，究竟有什么区别？"

阿明想了想，说："老式步枪就好比你小时候讲话，教你一句，你说一句；半自动步枪就像爸爸讲话，妈妈让我说一句，我才能说一句；而全自动步枪就像你妈妈讲话，一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紫糯米）





抱五百块的

最近小李无意中发现，妻子给自己娘家每月寄五百元生活费，而给婆家每月只寄两百元。小李心中有点不快。

这天小李下班回家，抱起女儿又亲又逗，却对一旁哭闹的小儿子视而不见。妻子见了，怒道：“你没听见儿子在哭吗？抱抱儿子呀！”

小李说：“我可不傻，我就想抱以后能给我五百块钱的娃，那个只给两百块钱的，你抱吧！”

（檬　男）



保修期

有对夫妻要买电扇，他们来到电器城，发现看中的那个型号有两家店在卖，而妻子坚持选择了出价高的那家店。

丈夫对此很是不解，就问妻子：“一样的型号，为什么要选贵的买呢？”

妻子得意地说：“你没注意吧，另一家的电扇保修期才四个月，我选的这家虽然贵点，可保修期要多四个月呢！”

丈夫忍不住叹气，说：“你也不想想，再过四个月，谁还会吹电扇呢？”

（离萧天）

纠　错

一个小伙子去女友家提亲，全程表现良好，最后，未来岳父问：“你抽烟吗？喝酒吗？”

“从来不……”

未来岳父一听，很满意，连连点头道：“好吧，你们的事，我同意啦！”

不料小伙子脸一红，心虚地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伯父，我刚才话没说完，我是说我从来不在喝酒时抽烟，也从来不在抽烟时喝酒……”

（莫　难）



扔一两块

有位太太带着五岁的儿子散步，遇到一个纠缠不休的乞丐，太太便对儿子说："随便给他扔一两块，让他赶紧走吧！"

于是，那小孩扔给乞丐一块，乞丐立刻怒目瞪他。小孩想了想又扔给乞丐两块，乞丐脸都涨红了。小孩咬咬牙，一连又扔了好几块。

路边的警察看不下去了，朝小孩喊："你给我过来，扔石头的那个！"

（荷之韵）

配一配

小张是个吃货，平时总爱回父母家蹭饭。有一次，他拎回家一袋黄豆，对母亲说："妈，配两只猪蹄吧，黄豆炖猪蹄，好吃！"过了几天，他又拿回家一些香菇，对母亲说："妈，配只鸡吧，香菇烧鸡，天下无敌！"

这天，小张又回家蹭饭了，还没等他开口，母亲就推出一辆二手婴儿车，对他说道："该你了，去找个媳妇配个娃！"

（潘光贤）

越来越好

聚会上，朋友问阿丁："兄弟，这几年工资涨了吗？现在开什么座驾呢？"

阿丁说："工资是没涨，座驾倒是越来越好了，以前开宝马，后来换成法拉利，现在开的牌子我自己都念不出，至于价钱嘛，十辆法拉利都不止！"

见到朋友吃惊得张大了嘴，阿丁苦笑着说："这几年老板赚钱多了，我这当司机的，开的车自然越来越好了。"

（卧　龙）

本栏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 100 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dingxianyao@126.com。





弹头汤

刘洪文



弹头汤，顾名思义，就是用子弹头熬的汤。那能喝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喝！我就有过一次喝弹头汤的经历，那滋味，我终生难忘。

时间要追溯到 1997 年春天，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连队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儿个人时间。我感觉自己像一台开到极限的机器，随时都要崩溃。那些摸爬滚打的训练科目更是让人浑身酸痛，叫苦不迭。

当时，我们部队的专业基础科目有：战术、攀登、捕俘、射击等。我动作不够规范，爬行时总把肘部和胯部磨得血肉模糊，一觉醒来，常会染红雪白的床单。而楼房攀登更让我们这些新兵头疼不已，攀登的楼墙面是水刷石，如锉刀一般，经常把我们大腿内侧的迷彩服划破，难受得不行。至于捕俘训练就更不用说了，被人摔来摔去，浑身像散了架，欲哭无泪！

唯一让我们喜欢的科目就是射击了，爱枪只是一个因素，重要的是，训练时可以趴在地上偷会儿懒。

好事说来就来，这一周就是射击训练课，这让我们几个新兵的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趴在地上练瞄



准，那才是真正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睡着了，没人能看得出来你在偷懒，轻松拥有片刻的休息时光。可惜好景不长，转眼连队就要进行实弹射击考试了。

那天早上八点，吃完了早饭，我们准时抵达射击训练场。现场部署严密，发弹员、安全员、观察员、报靶员迅速就位。

这时，我们班长进行了简单的训话：“大家一定要好好打，记住动作要领，表尺开到‘1’，准星、缺口、目标三点一线，食指紧扣，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懂了吗？”

班长再次强调了动作要领后，没忘记补充一句：“打得好的有奖励，到旁边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练瞄准；不及格的人，做倒功训练，前倒、后倒、侧身倒，每个动作做 20 遍，而且回去时每人给我挖 10 颗弹头，中午加一个菜——弹头汤。”

一听这话，我们几个新兵的心里一阵抽搐，早就听老兵们说过，连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射击训练不及格要喝弹头汤，就是把自己打出去的子弹头再挖回来，放到自己的汤碗里，算是惩罚。想想弹头上还裹着土呢，乖乖，那还能喝？

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班的几个新兵被排在了同一轮，伴随着发令员熟悉的口令：“取弹匣——跪姿装弹——开始射击！”一阵“砰砰砰”的枪声响过，我们总算是挨过了“煎熬”。不知道是因为过于紧张，还是因为平时训练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班的四个新兵居然全都没及格。

这下子，班长真的火了，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青筋暴跳，他大声吼道：“全都给我听好了，倒功预备！”

我们不敢怠慢，就在射击训练场的硬地上练起了倒功。

所谓倒功，就是专练倒地的功夫，以各种姿态倒地而不受伤，在危险时刻能够保护自己。

前倒、后倒、侧身倒，5 次、10 次、20 次……我感觉魂儿都要离开躯体了。更加要命的是，到了训练结束后，班长居然没忘前言，真的让我们每人挖了 10 颗子弹头交给他。我们心想：完了，这回真的是完了！

中午开饭时，我们几个新兵的面前都多了一碗黑红黑红的汤，上面还漂着些豆皮儿。这就是传说中的弹头汤吗？想想那股味道都想吐，更别说喝了，我们面面相觑。



班长黑着脸，脸色跟汤的颜色没啥区别，他严肃地说："喝吧！这是专门给你们几个预备的。"

到了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别说是弹头汤了，毒药也得喝，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我们极不情愿地端起碗……

咦，怎么是甜的？而且很好喝！我们愣住了，不解地看着班长。班长笑着说："慢点喝，这是红糖黑豆汤，练了一上午倒功，给你们补一补，都多喝点儿。记着，下次再不及格就没这好事儿了……"

或许是离家太久，又或许是平时看惯了班长严肃的表情，骤然来临的温暖撞击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那一刻，我们几个新兵再也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进热腾腾的汤碗里，我们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训练时再也没偷过懒。在又一轮考核中，我们全都打出了90环以上的良好成绩。

如今，我已经转业离开部队有十个年头了，而那碗汤的记忆却始终在心底深藏着。就在上个月，我们几个老战友一起去了一趟班长的家，他的家乡离我们并不远，不过几百公里的路程，这些年以来，大家一直各自忙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去看望他。

班长在县城里最好的饭店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提起这段往事，他笑着说："其实啊，这弹头汤我也喝过，是我的班长给我准备的，当时的老兵们大多都喝过，之所以大家说难喝，一来是吓唬新兵，二来是因为它承载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班长的眼神里透出光芒，我们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似乎又回到了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

饭快吃完时，忽然上来一道甜汤。我们惊讶了，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喝的弹头汤吗？抿上一口，甜甜的，沁人心脾。

这时，老板进来了，笑着说："弹头汤可不是你们部队的专利，好多部队都有这一说法。我也是一名退伍老兵，转业后开了这家饭店，刚才无意中听到你们的对话，特意做了这道汤送给你们。咋样，还合口味吧？"

我们都笑了，连忙邀请老板入席，谈笑间，带着弹头汤的记忆和甜味……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孙小片）



异姓兄弟

韩 冬

无端遭抢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山海关附近有个小镇叫牛头岭，有火车通往关外，算是咽喉要道，因此，镇上驻扎着直系的军队。

镇上有个烧饼铺，主人叫韩大富，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名字虽叫“大富”，可实际上他连小富都谈不上，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里，充其量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

这天傍晚，韩大富刚要入睡，响起了敲门声，外面人说，想预订两百个烧饼，先来交订金。韩大富一听生意上门，赶紧穿鞋下地去开门。哪承想门一开，“呼啦”从外面闯进来三个蒙面汉子，人人手里握着一把黑亮的驳壳枪。韩大富还算镇定，知道是遇到歹人了，赶紧作揖求饶：“几位好汉，我就是个卖烧饼的，你们抢错人啦！”



没想到其中一个汉子瓮声瓮气地说：“跟你明说吧，你得罪人了，限你明日太阳落山之前离开此地，否则要你的小命。”说罢，另两人在屋里倒腾起来，其中一人竟轻车熟路地从炕边抠下两块砖来，手伸进去拿出个罐子，用力一晃，里面“哗啦哗啦”直响。韩大富头上顿时冒出汗珠子来，那里面是他攒了



十多年的血汗钱，本打算过几年回老家买地盖房，可现在……韩大富想冲过去，无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的头，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等三个歹人走了，韩大富忍不住抱头痛哭。

韩家遭了劫难，第二天左邻右舍都知道了。大伙儿不明白的是，韩大富老实忠厚，怎会有仇家？韩大富想破脑袋，也没想起自己得罪过什么人。

眼看太阳快落山了，韩大富想起那三个歹人的威胁之言，只得含泪把行李扛在肩上，踏上了回乡的路。韩大富的老家离这三十多里地，叫三岔口，那里有他的亲二哥。看来，只有投奔二哥这条路了。

走着走着，韩大富忽然觉得这事很是蹊跷，三个歹人怎么会知道自己藏钱的地方？怎么一下子就能找见？蓦地，他想起一个人来。谁？是韩大富去年春天救的一个小伙，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两人还拜了把子……

救人一命

这事说来话长，去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韩大富正沿街吆喝："又香又酥的芝麻烧饼，好吃不贵……"当他走到一户富贵人家门口时，恰巧遇见几个仆人拖拽着一个小伙出来。仆人把小伙绑在门外一棵大柳树上，不停地抽打他。接着，院门里出来一个财主，手拿文明棍，指着小伙叫骂道："小贼想在我这里找便宜，看我不扒了你的皮！"很快，四周聚拢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小伙哭叫道："我不是贼呀……"从哭诉声中，围观的人听明白了，这个小伙头一次来牛头岭，误入了盛家大院。

小伙很可怜，但没人敢替他说情。盛财主是镇上首富，有个儿子是直系军队里的团长，掌握着这一方的生杀大权，无人敢惹。

眼看小伙头上淌出血来，再打下去要出人命，韩大富急急地跑到盛老爷面前，"扑通"往地上一跪，急切地说："大老爷，您开开恩，饶了我外甥……"盛老爷扭头一瞧，说："老憨，是你呀，这是你外甥？"

老憨是韩大富的绰号，本地话"傻子"的意思。韩大富点头说："回老爷，真是我外甥，乡下人不懂事，大老爷饶他一条狗命吧！"

盛老爷一脸狐疑："老憨，这小子手上有老茧，肩上有扛过枪的印迹，可能当过兵，你还敢替他担保？"韩大富赶紧说："回老爷，我外甥确实当过兵，怕死才逃回来



的，求老爷开恩放过他吧！”

盛老爷听罢点点头，说：“好，你是个老实人，我信你一次。本来，我想这人不是山贼就是奉军的探子，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既然现在说是你老憨的外甥，老爷我就饶了他。”说罢，他一挥手，叫人给小伙松了绑。韩大富道谢后赶紧过去把那小伙搀扶起来，弄回家去。

其实，韩大富根本不认识这个小伙，他见小伙可怜，就冒认了他，要不，咋说他憨呢！

小伙在韩家养了三个多月伤，总算把伤养好了，但那条断腿没接好，落下了病根，走路有点瘸。小伙告诉韩大富，自己叫铁柱，是黑龙江人，一直在外闯荡。这次听说镇上有一种会吐白烟的铁头车，可以在两根铁条上跑，他就趁没活干来镇上看西洋景，后来误入那位大老爷家，差点惹来杀身之祸。

铁柱跟着韩大富学做烧饼，他机灵勤快，天天起早贪黑，从不偷懒。日子一长，两人拜了把子，韩大富年长，自然是大哥。

就这样，铁柱在韩大富家住了半年。临走那天，铁柱双眼含泪，双手抱拳，说：“大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不会忘记你……”

用心良苦

此时此刻，韩大富为何想起铁柱？因为当夜抢自己的那三个歹人之中，有个人的身形、步态和铁柱很像，而且藏钱的地方除了自己，只有这个和自己有八拜之交的异姓兄弟知道。唉，自己真是瞎了眼，救了一个恩将仇报的畜生！他想不明白，如果真是铁柱领人抢了自己，干吗还要把自己从镇上撵走？韩大富越想越伤心，再加上饿了一天，等他刚敲开二哥的家门，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

韩大富在二哥家的火炕上躺了三天三夜，总算清醒过来。他把这事跟二哥讲了一遍，没想到二哥却说：“老三，你不知道呀，你其实是死里逃生啊！”

韩大富一听，蒙了。接着，从二哥的诉说中，韩大富才知道，自己回到老家当晚，直系军队和奉系军队在牛头岭爆发了一场大战，那仗惨烈极了，双方开枪打炮，老百姓也跟着遭了殃，死的死，伤的伤。

这天下午，韩大富扛着锄头刚从二哥家往地里走，村南面忽然跑来一匹快马，马上有一个穿军装、背包裹的汉子。

那汉子骑着马直奔而来，到了



近前，汉子翻身下马，见了韩大富就叫“大哥”。韩大富上下打量面前这穿军装的汉子，觉得很面生。那汉子从背上解下包裹，双手捧到韩大富面前，说道：“大哥，这是你的东西，现在完璧归赵了。”

韩大富更诧异了，迟疑着接过来，说：“这位军爷，你是认错人了吧？”那汉子却说：“没错，我认得大哥，你打开看看吧！”

韩大富解开包裹一看，竟是自己藏钱的罐子，打开罐子，钱全在，他吃惊地问：“这、这是——”

汉子让韩大富别着急，听他慢慢说。汉子叫赵龙，和铁柱同是奉军的探子。前几日，正是铁柱领着赵龙劫了韩大富，为的是逼走大哥，因为奉军的先头部队要攻打牛头岭了。铁柱知道这是场恶仗，为了让大哥逃难，又不能泄露军情，才出此下策。赵龙还说，铁柱那次冒险去盛老爷家，其实是想偷取直系部队的布防图！

韩大富忙问：“铁柱兄弟呢？”

赵龙低下了头，半晌，才说：“铁柱他……阵亡了。开战前，我们几个把兄弟发誓，无论谁活下来，都要把‘钱罐子’还给韩大哥，铁柱说过，你老家是这三岔口的，我等战事稍平就找来了！”

韩大富一听，哭了。

赵龙翻身上马，说了句“大哥保重”，就疾驰而去。

后来，韩大富用这笔钱买了几亩地，盖了三间房，又娶了一位从关里逃难出来的女子。转年，这女子给韩大富生了一儿一女。赵龙再也没来过三岔口，也不知是死是活。

时不时，韩大富会跟孩子们提起那段往事，他总是叮嘱道：“为人处世，都要把善心好意放在前头。比如我，若是没有那拜把子兄弟，可能早死在战乱之中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孙小片）





好心态神回复

◆ 差评：这家店，慢的是快递，次的是质量，没的是服务，伤的是人心。

卖家解释：这评价，一点都不押韵。

◆ 差评：卖家服务不好，每次沟通不是“嗯”，就是“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太不尊重人了！

卖家解释：啥？

◆ 差评：这家卖的全是假货，骗人的！

卖家解释：这是我前妻报复，大家不用理她。

（**推荐者**：潘光贤）

事情总有转折

◆ 我爸妈都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人，很久以前他们借别人钱的时候许下承诺：“借你的钱，我们通通会还你的……”后来他们生下我，取名“通通”。

◆ 和男朋友吵架，别急着去责怪他，而是先反省反省自己，如果真是自己的错……再好好想想怎么推卸给他。

◆ 神农尝百草，最后发现……还是肉好吃。

◆ 有时候，表白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显手黑。

（**推荐者**：周继红）

特色提醒



学校的自行车棚由几位老师轮流监管，车棚外的小黑板上就写着不同的提醒：

第一周，体育老师写道：全体自行车向右看齐。

第二周，数学老师写道：两条直线保持平行。

第三周，语文老师写道：另起一行空两格。

（**推荐者**：檬　男）



戏说『三不沾』

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跟爱情、知识、金钱都不沾边——

◆ 在爱情的小河里，是一只旱鸭子；

◆ 在知识的海洋里，是一条淡水鱼；

◆ 在金钱的水潭里，是一个漂流瓶。

（**推荐者**：离萧天）

成语冷幽默

◆ 低人一等：请个子矮的等一等，让高个子先走；

◆ 层出不穷：一代更比一代富；

◆ 四分五裂：九块；

◆ 念念不忘：念两次就记住了；

◆ 洁身自好：洗澡对本人有好处；

◆ 大同小异：青蛙小时候是蝌蚪，一点也不像妈妈，长大后才像。

（**推荐者**：滴水映阳）

诙谐签名档

◆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 对很多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而是想着“去他的，老子不管了”，这样决定的。

◆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三个问题：能不能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能不能明天做。

◆ 不努力，怎么让前任后悔，让暗恋开口，让现任长脸呢？

◆ 香菜真的是贵了，餐厅里红烧鱼上面撒的那把香菜是用芹菜冒充的。

◆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自己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弧）。”

◆ 有个男人是孤儿，分期贷款买了一台电冰箱，一直没还款。后来，网贷公司的催收人员把他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 如果问：“你眉毛自己画的吗？”感觉像是夸人的；如果问：“你头发自己剪的吗？”感觉就像是骂人了。

（**推荐者**：菊之雅）

（**本栏插图**：孙小片）



孙家栋，男，1929年4月出生，辽宁省复县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先后担任我国北斗导航工程、月球探测工程（一期）的总设计师，为突破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总体技术，开创发展我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说孙家栋工作上的种种业绩，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今天我们就说点特别的，说说他的“身边事”——他的生活和家庭。

孙家栋的身边事

□ 《孙家栋故事》编写组

家有贤妻

那是1959年8月，孙家栋与哈尔滨姑娘魏素萍喜结连理。婚后，魏素萍很快由哈尔滨调到北京，在航天系统的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她是个好医生；回到家里，家务全包，她又是个好妻子。

1967年12月，魏素萍就要临产了，可孙家栋正在参加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整天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孙家栋有时想晚上抽点时间去看一看夫人，可他这个“拼命三郎”真的没有一点空闲。女儿在北京平安出生后，魏素萍躺在医院的床上很伤心，看到别的产妇都受到家人全心全力的照顾，自



己的床边却见不到丈夫的身影，想到这，魏素萍一阵阵心酸。第二天晚上，魏素萍总算把孙家栋盼来了，可他到医院的时间太晚了，由于晚上还有等待处理的急事，孙家栋看了看孩子，也就停留了十几分钟，便匆匆离去。

还有一件使魏素萍想不通而生气的事。那时家里装了电话，经常深更半夜电话一响，孙家栋便会从床上跳下来，连衣服也不披一件，就到外屋去接电话，一捧起电话就像开会讨论问题似的没完没了。每当这时，魏素萍就会拿着大衣跟过来给他披上，然后默默地离开。可是，有时不知是不愿让老伴听到他谈工作的内容，还是嫌老伴在旁边影响他的谈话，孙家栋总用眼睛瞪她，示意她走开。有一次，他接电话时，一边捧着电线不够长的电话，一边斜着身子伸出脚尖把门关上，这下惹恼了魏素萍："这家里就我俩，你工作上的事就是再保密，也不至于这样防备我吧？真是职业病！"

不过，话虽这样说，魏素萍却从未真的往心里去，她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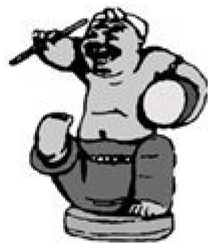
孙家栋心里明白，当时中国的导弹、卫星研制刚起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只能沉默寡言，秘而不宣。

其实，孙家栋的心里还总是惦记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老伴。

一次，孙家栋出差新加坡，其间有片刻闲暇，陪同人员提议出去逛一逛，孙家栋却提出要去卖女鞋的地方。当陪同人员领他到了卖女鞋的地方，才知道他是想给老伴买双合适的软鞋。大家都明白"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的道理，所以只能帮着介绍鞋的种类和品牌，因为不知道尺码，也不好过多地"参谋"。就在这时，孙家栋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张纸，说这是比照老伴的脚画好剪下来的样子，说着把这纸样塞到鞋里进行比对。这个场景，让在场的人大为感动，既为他这种科学家认真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对老伴的真切关心所感动。

情系病榻

1994 年 11 月 24 日，作为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总师的孙家栋，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火箭、卫星都已测试完毕，太平洋上的远洋测量船和国内各个测量站都已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发射场的各项工



作都已就绪，卫星发射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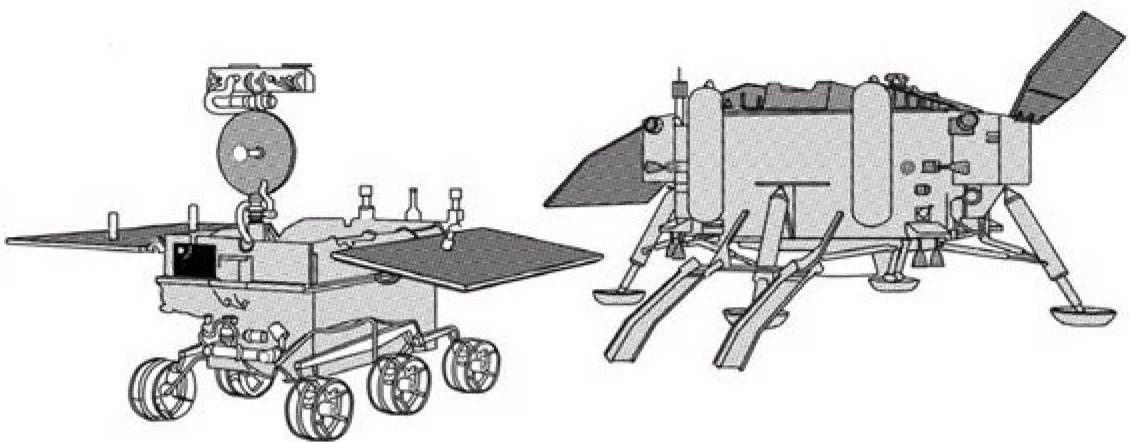
这一天，魏素萍突然患了脑血栓，医院对她进行了紧张的抢救和治疗，即便这样，她的半边身子还是失去了感觉。

当天，消息便传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发射场，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唯独孙家栋不知道。作为一个高层领导，发射前夕，责任重大，同事们没敢把魏素萍的病情告诉他。

一周后，卫星被成功地送入太空，多日来疲劳、紧张，突然一放松，孙家栋顿时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无力，而这时还需要他立即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孙家栋支撑着自己疲惫的身体，咬牙完成了谈判。在会谈文件上签了字后，当天，孙家栋便累倒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直接抬进了附近的医院。

孙家栋住进了医院，这才惦记起老伴这一段时间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当初到西昌后与老伴通电话时，心里想的都是卫星方面的问题，总是催她“快讲”，用公家的长途电话别太啰唆……

孙家栋很快弄清了情况，经他的再三要求，老两口住到了北京同一个医院接受治疗。为了不让老伴替他担心，孙家栋提前想好了对老伴该说些什么。他见老伴病得很重，满怀歉意地说：“最近工作太忙，脱不开身，要不早来看望你了。”而魏素萍看到老伴苍白的脸上满是憔悴和疲惫，就猜到他是生病了在住院。魏素萍虽然患了脑血栓，言语吃力，但她连说带比画，向医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她要如实了解孙家栋的病情。后来，医生同意了她的请求，并按他们的想法，把老两口安排进了同一间病房。



魏素萍出院后，身体半边麻木，不仅腿脚不灵活，连胳膊和手也不听指挥。为了让魏素萍的四肢恢复正常功能，孙家栋在精神上鼓励她，在生活上照顾她，从百忙中挤出时



间，和她一起锻炼身体。

爱情如阳光、雨露一般，温暖、滋润了魏素萍的心，一年后，魏素萍竟奇迹般地康复，让身边的人都惊讶不已。

谦谦君子

记得还是女儿出生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孙家栋休息在家，打算帮老伴点火做饭。别看他在工作上大智大勇，做起家务活却笨手笨脚。不知是柴不干，还是煤不好的原因，炉子里的火总是只冒烟而不着火。孙家栋趴在地上，鼓着腮帮子对着火炉使劲地吹，直吹得浓烟翻滚，却不见火苗，黑烟、柴灰弄得他两眼淌泪，脸像涂花了的黑包公。这时，恰巧一位领导同志办事途中顺便来看他，见状后“哈哈”大笑，说：“孙家栋呀孙家栋，研究院的大部分职工都用上了煤气灶，你这个当领导的却趴在这个破煤炉下弄个大花脸，你这是怎么搞的嘛？”

那个年月，物资紧缺，连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煤气灶更是要按数量分配，身为领导的孙家栋，每次院里分配煤气灶，他都是先让给别人，所以自己家一直还在烧蜂窝煤炉子。为这事，老伴心里总犯嘀咕，她对孙家栋说：“煤气灶这玩意儿，各单位都是男方分，你们那儿怎么就没有轮到你的时候？”后来她才算搞明白，孙家栋总是学雷锋先人后己。

工作上，孙家栋取得了辉煌业绩，采访他、宣传他的机会很多，但他一贯的原则是能推则推，能拒则拒，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居功自傲。

有一次，孙家栋与老朋友聚会，席上谈到社会上一些人，包括科学界、学术界对待技术成果和名利的一些不正之风，他的一位老同学动情地说：“孙家栋在中国航天发展中做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很多都不被人知道，他计较过了吗？那些追名逐利的人，应该拿孙家栋同志做榜样，拿他跟自己对照一下……”这时，孙家栋憨憨地夹了一筷子菜放到老同学的盘子里，说：“吃这个，吃这个，这可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

众人“哈哈”大笑，面对夸奖，孙家栋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陈明贵；插图：小　柯）



我们的“卫星之父”孙家栋，年轻时曾在苏联留学。扫一扫左侧二维码，来一睹他当年的风采吧！





一路反常

□侯晓琪

心有不快

朱凯警院毕业，进了铁路公安处，入职培训期间他表现极佳，处里上下都认为他会被机关留用。谁知调令下来，他被分到了乘警支队。朱凯一下子泄了气：乘警嘛，跟乘客打交道，无非维持秩序、调解纠纷，还不如刑侦反扒，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干得来劲呢！

朱凯带着闷气到队里，刚报了到，之后立马被安排跟车了。在出勤值班室，他见到了值乘搭档——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乘警。

听说这老头姓桂，在行内还有点名气，有“空警”之称，意思是他值乘的列车，这些年基本上没案情，他的报警登记本上，总是空空的。不过抓不到罪犯，就出不了成绩，没成绩，也难怪他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基层民警，但他资历可熬够了，警衔跟队长平级。

朱凯想到这儿，嘀咕道：“怎么称呼您呢？依咱们处惯例，都是姓氏后挂职务简称，比如王处、张科，看警衔叫您桂队吧，可您又没职务。”朱凯心里不痛快，口气也暗含不逊。按行规，他可以管对方叫师父，可想让他开口叫师父，对方得有两把刷子才成。没想到对方脾气挺好：“得，你就跟列车上的老乘客一样，叫我桂老警吧！”

桂老警带着朱凯办完出勤手



续，就搭车到了车站。接车时，不断有列车长以及列车员来与桂老警合影。没想到他人缘倒不错，朱凯正感叹着，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有个民工打扮的瘦小老头，背个小竹篼，篼里满是大条的熏干腊肉，老头登车时把竹篼抱在胸前，一不小心，油汪汪的腊肉顶在了前面一个胖小伙的登山包上。

胖小伙像被蜜蜂蜇了似的，猛一回头，小老头呢，眼见胖小伙的包被蹭出了几道醒目的油渍，便赶紧赔不是。胖小伙不耐烦地一摆手，道："算了，算了。"人家这样大度，小老头更觉过意不去，于是忙不迭地伸手去擦包上的油污，可他刚归整过腊肉，手上全是肥油，这样横涂竖抹，把包擦得更花了。

胖小伙不乐意了，吼道："你有完没完！"这一吼，吓得小老头擦得更起劲了。胖小伙气得举起拳头，朱凯忙上前拦住了对方："冷静！"见惊动了警察，小老头哭丧着脸，车也不敢坐了，他正要离开，被桂老警拦住了："车快开了，都上去说！"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花市站，途中在隆苗站会有一次停靠。上车落好座，朱凯就看见桂老警和小老头聊上了，只听桂老警说："咦，你这腊肉不错。"小老头不好意思地说，他老家在方果县，他和儿子进城打工好几年了。这次过年，儿子在工地上还有点活儿，就让他带年货先回家。两人东拉西扯，听得朱凯直冒火：天啊，以后工作要是这么个状态，那可乏味透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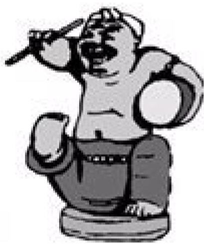
好容易桂老警起了身，带朱凯开始例行巡视。这一圈下来足有两个多小时，朱凯正累得扶腰，桂老警一回头，道："帮我查查从花市到方果县的长途汽车时刻表。"朱凯用手机一查："早七点首发，晚九点末班车，怎么了？"

桂老警远远望着小老头，叹道："列车到花市站十点半，看来那老头出站后要天亮才能搭上回家的班车，其实他完全可以坐别的车次啊……"

半信半疑

还挺会替乘客着想！朱凯正哭笑不得，一抬眼，见那小老头朝他们走来了："我手机丢了！"

桂老警和朱凯问明情况，三人来到车厢连接处。朱凯一边挨个扫视车厢内的乘客，一边心里盘算：车厢里的人都在，多数都在打盹，也没人离开，手机肯定还在车厢内。



不过，列车几分钟后将停靠隆苗站，到时上下人流一乱，赃物就可能被转走。小老头怯怯地说："要不请警官帮忙拨打我的号码看看？我那手机铃声大……"

朱凯嘀咕道："晚啦，小偷得手后肯定先关机了。"一旁的桂老警想了想，对小老头说："一会儿停车了，跟我去车站派出所报案，就说是在车站丢的，这样他们立案了好找，不然你跟我说也没用！"

这时，好些乘客都被吵醒了，纷纷朝这边张望，小老头点点头说："好，我听你的。"

好哇，把案子踢给车站派出所，这样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干净了。他这个"空警"，原来是这么混出来的！朱凯皱起了眉，说道："列车只停三分钟，报案加笔录时间太紧，搞不好会误车的。"



桂老警闻言，眼一瞪："误了，我陪他赶下一趟！要是我执乘的列车出了案子破不了，我的名誉损失谁负责？"

过了一会儿，列车停了，桂老警拉着小老头下了车。三分钟后，一声长笛，列车启动了，桂老警和小老头果然误了车。

渐渐加速的列车上，朱凯正摇头苦笑，突然车厢内响起了洪亮的手机铃声，一回头，只见桂老警举着手机和小老头就站在身后。朱凯一下子明白了：刚才八成是桂老警欲擒故纵，故意当众带小老头下了车，造成误车假象。偷手机的贼见了，放松了警惕，忍不住开机，把玩起到手的猎物。不料桂老警带小老头又从别的车厢上了车，小贼猝不及防，想关机也来不及了……

朱凯冲上前去，将正举着手机的胖小伙连人带行李，带到了餐车上。胖小伙却大叫冤枉："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觉腰硌得慌，伸手一摸，还没看清是啥呢，它就响了呀！"



朱凯正想加大审讯力度，桂老警一摆手："搜他的包。"朱凯把胖小伙的包翻了个底朝天，包里只有几套衣物。桂老警拿起空包，往里嗅了嗅，就丢回给了胖小伙："可能贼见动静太大，也可能嫌这手机不值钱，所以趁乱把它抛在了你的座位后。好吧，谢谢配合，你可以走了。"

这么轻易就放走了疑犯，朱凯有些不服了："这胖小伙说是出差的，包里洗漱用品、替换内衣都不见带，没拆封的运动外套倒是背了好几套，还有，他全身上下就裤兜里几张零钱，手机、钱包都没有，不可疑吗？"

桂老警笑了："刚才我在包内闻到了腊肉味，他不是没钱、没手机，而是被'老朋友'掏去啦！"

朱凯半信半疑："难道——"桂老警点点头："先别打草惊蛇。"

夜深了，列车到达花市站。小老头随人流下了车，没想到在月台一角，被胖小伙拦住了："老家伙，拿出来！"小老头一脸委屈："小胖哥，你说啥？"

胖小伙强按着小老头的脖子，正搜他的身，就听背后一声嘲讽："行啦，你搜错地方了。"一回头，是桂老警，他和朱凯带车站派出所的人围了上来。

控制好疑犯，桂老警从小老头背篼里拣出一条干腊肉，用刀切开，那干硬如柴的腊肉中间竟是空的，里面藏着钱包、手机、金银首饰以及几张银行卡。

如此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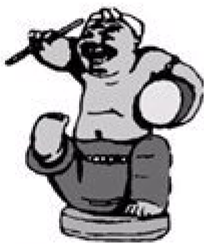
回程列车上，朱凯接到了车站派出所的通报，不出桂老警所料，小老头和胖小伙，一个是列车大盗，一个是流窜的入室盗窃犯。

朱凯按捺不住兴奋，问道："您是怎么瞧破的呢？"

桂老警淡淡一笑："反常！"

桂老警说，小老头背着腊肉一出现，他就觉得不对：过年了，回家带年货是人之常情，可老头却从打工的城里把熏好的腊肉往乡下老家带，这等于把石头往山上背嘛。此外，小老头说要回方果县过年，却选择了时间最不合适的一班车，实在可疑，于是桂老警一路紧盯小老头，察言观色，旁敲侧击，看出了破绽，终将其绳之以法。

事实也证明，腊肉是小老头的作案工具，他故意用肉去蹭别人的包，观察对方的反应，再以替人擦拭油污为由，趁机打探包内东西的价值，并伺机作案。



“胖小伙就被老头盯上了，老头碰了他的背包，他很警惕，但并不想多事。他在我们搜包时才发现东西被窃了，却反常地忍气吞声不张扬，说明失窃物来路不正。”桂老警说，“小老头呢，瞧瞧得手的‘丰厚’赃物，便判断出胖小伙是同行。他本想在隆苗站就逃下车，可被我盯得紧紧的，不得已才行险招以图侥幸脱险，他故意用手机来栽赃，就是想到胖小伙心虚，即便受了冤枉也会息事宁人。”

朱凯边听边点头，理着思路说道：“老头一开始就希望我们拨打手机，当场拿住胖小伙，因为列车就快到隆苗站了，依常规，乘警会把疑犯控制住，到站后移交处理，这样老头就摆脱了胖小伙。后来，您说要带他先下车，他正巴不得呢，可没想到您又把他带回来了！”

朱凯说得眉飞色舞，桂老警也跟着笑了，朱凯忽然想起什么，又说道：“今天还有一事反常！”

桂老警来了兴趣：“怎么说？”

“虽说您是队里的名人，可大家一起共事，抬头不见低头见，也没必要逮着您就合影，除非……”朱凯说，“您要离开这岗位了？”

桂老警点头，道：“是，我要退休了。队里人手紧，便要我跑这最后一班岗，好带带你们这些年轻人。本来我对你确实有点不放心，但现在瞧着你，我觉得能行。”

朱凯还有些不解：“您一眼看破俩贼，为什么不当场拿下？”

“要说，也是因为你。”桂老警一扬眉，“你来队里报到，竟连怎么称呼队友都没想好。满嘴‘王处张科’的，说明你脑子里尽是机关领导，全没把乘警队放在眼里。我刚才故意放纵疑犯，一方面看看你的反应，另外也想让你知道，不法分子诡计多端，我们要懂得利用专业进行反制。所谓术业有专攻，任何行当都不容小觑！”

见朱凯脸上腾起了红云，桂老警又笑了：“说起来，你被分到乘警队也是反常，但也许这是领导器重你，想给你考验呢？”

朱凯听罢暗自点头，良久，他问：“桂老警，您虽有空警之名，但没实在成绩。就像这次，功劳全被车站派出所得了，您不遗憾？”

桂老警乐了：“傻小子，没成绩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绩啊！”

朱凯听到这儿，忍不住站起身，“啪”地敬了个礼，道：“师父！”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陆小弟）





□ 姚国庆

师傅，借个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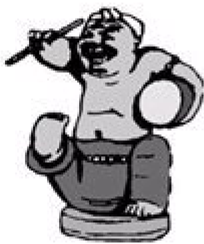
这天夜里，出租车司机窦师傅在一条巷子里“趴活”。趴着趴着，他突然见到了这样一幕场景：一个穿红裙的姑娘在前面匆匆走着，身后跟着个男人，这男人蹑手蹑脚，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人。

男人靠近时，窦师傅急中生智，猛地打开车门，撞了男人一个趔趄。男人一脸怒色，正要说话，窦师傅赶紧掏出烟晃了晃，说：“师傅，我出来借个火，哪知撞到了你，没事吧？”

此时，姑娘已经以轻松的姿态逃脱了。窦师傅觉得自己干得漂亮，正得意呢，不料男人沉着脸坐上他的车，说：“去公安局。”窦师傅愣了，意识到坏事了。

到了公安局，窦师傅才知道，这男人叫刘洪，是刑警队的，他跟踪的那红裙姑娘是一起案子的关键人物，可是经窦师傅这么一“借火”，关键人物溜了，唯一的线索断了。

在公安局里，刘洪吹胡子瞪眼睛，把窦师傅训得像个犯错的孩子。刑警队的马队长出来打圆场：“窦师傅，您别怪刘洪态度不好，这个案子他向局长下了保证，‘十一’



前一定要破。现在那姑娘溜了，再抓就难了，所以他急啊！还请您多担待。”

窦师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公安局的，他这个人，欠别人一块钱，夜里想起来都会睡不着，可现在呢，他觉得自己欠刘洪好大一笔债，要不是自己，那案子刘洪就破了。窦师傅有时候就想：哪天去街上亲自把那姑娘抓回来，放到刘洪面前才好呢！所以这段时间，窦师傅凡是看到穿红裙的姑娘，都要死死盯一遍，希望盯出那个双眼皮、瓜子脸、有一颗美人痣的姑娘——那天姑娘靠近车门时，窦师傅瞟了她一眼，印象很深刻。可茫茫人海，哪有那么容易？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这天，窦师傅又在街上“趴活”，就听有人急匆匆地跑上车，慌乱地喊：“快开车！”

窦师傅往后视镜里一瞟，心跳顿时加快了：双眼皮、瓜子脸、美人痣，还穿着同一条红裙子，没错，正是上回放跑的那个姑娘！

姑娘神色慌乱，不停地往车后窗看。窦师傅也跟着看，这一看，他不禁喜上眉梢，后面有两个男人追来了，好嘛，准是警察又来抓她了！窦师傅眼珠子一转，他决定送刑警队一份大礼，哼，上次是“借火”坏的事，这次他要用“借火”扳回来。

于是窦师傅慢悠悠抽出一支烟来，说：“姑娘，我下去借个火。”姑娘疯了一般地乱喊乱叫，让他快开车，窦师傅还是下车走到路旁的报刊亭，向老板借了个火。

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两个男人赶上来抓走了姑娘。

被两个男人拖走时，那姑娘还不甘心，对着窦师傅尖叫：“他们是坏人，救命啊！”

窦师傅听了直想笑：能不能换点新鲜的招？装啥呢！他恨不得让那两位告诉刘洪一声：抓人，他也有一份功劳！

回到家，窦师傅跟回味电影情节一样，一遍一遍地回味今天的整个过程，最后他得出结论：完美！

可第二天，窦师傅就又发现自己的这次“借火”不但不完美，还糟糕透顶。

第二天一早，窦师傅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有个小区发生了命案，一个姑娘从18楼摔下来了。小区保安接受采访时说：“这姑娘挺漂亮的，平时爱穿红裙子，不知怎么就想不开了，太惨了！”

窦师傅暗暗嘀咕：没这么巧



吧？他有点不放心，便赶到出事小区，想打探打探。小区门口停着辆警车，窦师傅往车里一瞧，坐着的正是马队长和刘洪。窦师傅心里“咯噔”一下：看来这事就这么巧。

窦师傅又进了公安局。刘洪听他说完事情经过，没好气地说：“怎么又扯上您了呢！您以后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哦，眼睛一盯就知道我是歹徒、那两位是刑警？”

窦师傅低着头，声音低得自己都听不见：“我看那两位，身材和你一样，都特别结实，神色跟你那天跟踪时也一模一样。”

原来，死者正是昨天那红裙姑娘，她叫杨慧，是一个贩毒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前不久因内讧死了五六个人，这就是刘洪在调查的案子。这个案子，杨慧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是老大的情妇，是直接的策划者。抓到她就能破案，而她又像一条滑溜的鱼，总也抓不住。

昨天抓杨慧的那两个男人根本就不是刑警，是老大派过来抓她的团伙成员。因为她偷藏了货，所以受到“帮规”惩处，被扔下了楼。

这时刘洪对窦师傅说：“您的眼力劲儿差点，但您这脑子还是不错的，要不怎么就想到借火呢？所以，请您用这好使的脑子，帮我们回忆一下昨天那两位‘刑警’的模样吧。”

要命的是，窦师傅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那两位的样子。他们长得实在太普通了，他只好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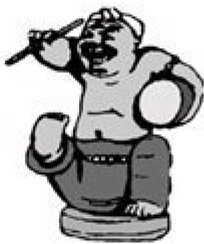
“得！头一次遇见您这种活菩萨。”刘洪气得扭头就走，走时还甩了一句，“我呀，今年命犯太岁，合着您就是那太岁呗！”

窦师傅蔫头耷脑地出了刑警队，生了一天闷气，到晚上八点才出车。刚上车，就有两个人坐了进来，一人坐副驾驶，一人坐后排。坐副驾驶那人掏出一把冰冷的刀，顶在窦师傅腰间：“往城外开。”

这是碰上抢劫的了？窦师傅稳住情绪，开到一处无人烟的地方，两个歹徒让停车。坐副驾驶那人问：“知道我们是谁吗？”

窦师傅看了一眼，那人长得普普通通，毫无特点，只是身材特别壮实……窦师傅一惊，突然想起来了：这不是昨天抓走红裙姑娘的那两个男人吗？好嘛，老子正想找到你们，你们倒送上门来了！

那人看窦师傅的表情，冷冷地说：“想起来了？老实说吧，我们暗地里盯你车一天了。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就老实回答！昨天在车里



有没有捡到一把钥匙？”

“有。”窦师傅从杂物箱里翻出一把钥匙。那是他昨天在后排座椅的角落里发现的，钥匙上贴着的标签显示，那是西郊一家健身房储物柜的钥匙。

副驾驶那人看了一会儿，说：“走吧，去西郊。”

车开到西郊健身房附近，已是夜里十点，两个歹徒让窦师傅找一处最黑的角落停了车。后排那人用刀死死顶着窦师傅的脖子，坐副驾驶那人去了健身房，过不多久，他就回来了，手里提了一个黑包。

两个歹徒都很兴奋——他们找到了杨慧藏起来的货，接着两人让窦师傅开车去郊区火车站。窦师傅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不行，不能让他们跑了，要不自己怎么在刘洪那儿翻身呢？车在荒郊野外跑着，离火车站越来越近，怎么办？

窦师傅正没主意呢，突然他看到一点亮光，前方两百米，路边有一个小卖铺。太好了，窦师傅灵光一现，又想到了借火。

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窦师傅故意让车轧到了路旁的水坑。他打了一把方向盘，把车停下了。

副驾驶座上的歹徒问：“老家伙，怎么回事？”

“哎呀，太困了。”窦师傅打了哈欠，“差点开到沟里。要不让我歇会儿，抽根烟，解解乏？”

两个歹徒对视一眼，一个说：“那你快点。”

窦师傅摸了一根烟放在嘴里，又摸了一个打不着的打火机，“啪啪”打了几下：“糟糕，没火。”

“那别抽了。”

“要不我去借个火？”

“借火？这荒郊野外的，去哪儿借火？”

窦师傅努了努嘴巴，说：“那不，前面有个小卖铺……”

不等他们回答，





窦师傅就把车开了过去，停到小卖铺门口。小卖铺亮着灯，却没人。

“老板肯定在后面，我去找他借火。”窦师傅迅速开了门，刚迈下一条腿，却听副驾驶那人说：“别动，把烟给后座，让他给你借火去。”

后排那歹徒一把将窦师傅拽回来，用刀抵着他的脖子说：“给我老实坐着，门关上。”

窦师傅只好关了门，心里十分懊丧。就在这时，对面缓缓开来一辆车，按着喇叭，也是一辆出租车，和窦师傅一个公司的。车窗摇了下来，一个大脸盘的胖子探出头来，问：“老窦，你这是去哪儿？”

窦师傅看了对方一眼，说：“老郑啊，我去趟郊区火车站。”

后排那人偷偷收了刀，副驾驶上的歹徒把刀摸了出来，刀放得很低，对着窦师傅，小声说：“说借火，借完就走。”

窦师傅就说：“老郑，有火没？借个火。”

“有，有。”

后排那歹徒拿了烟，下车走到对面找老郑借火，借了火，又把点着的烟递给窦师傅。窦师傅眯缝着眼，抽烟，开车，有了烟，他突然就不那么焦躁了。

很快到了火车站，站里看来一切如常，只是扫地的清洁工特别多，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窦师傅停车的时候，清洁工铺天盖地地围了过来，原来他们是警察，两个毒贩被迫投降。

“十一”之前，刘洪的案子破了，他给窦师傅送来一面锦旗，窦师傅没接，让人挂到库房去了。

出租车公司的安全会议上，窦师傅和老郑坐在主席台上，向大家谈“借火”对出租车司机人身安全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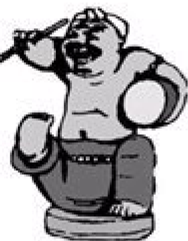
窦师傅说：“咱出租车司机遇上歹徒，借火是个妙招。因为要借火，司机必须下车，而车上的歹徒一般不会让你下车，有了矛盾就容易暴露问题。”

老郑点头赞同：“比如老窦那件事，就很明显。老窦跟我借火，可他为啥不亲自来呢，还让后排座位上的乘客绕一大圈过来？要说是老窦脚受伤了，那他怎么开车呢？咱车都是手动挡，双脚都要用的。所以当时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报警吧，准没错。”

从此，“借火”成为出租车司机之间心照不宣的“安全小妙招”。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很多人爱旅行，因为旅行中不但有美景，还有故事。旅行中的故事，有时比美景更动人……

老丈人出难题

□ 童树梅

江涛和梅子是对小夫妻，两人报了个旅行团。出发这天，两人上车前见路边有人晕倒，因为梅子是护士，就忙停下来给那人做心肺复苏术，江涛则在旁边帮衬着。这一幕被同行的旅客看到了，等他俩上车时，大伙直给两人竖大拇指。

一路上，大伙有说有笑的，可过了一会儿，梅子却哭了起来。

大伙都很惊讶，纷纷朝梅子望过去。见大伙望过来，梅子忙用手捂住嘴，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下来，江涛在旁边小声劝慰着。

车上有位老伯见了，轻声问："二位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不妨说出来，我们这些人虽是萍水相逢，但毕竟是家乡人，再说你俩这么善良，能帮上忙的我们一定帮。"老伯说得不错，这个旅行团里虽都是散客，但都来自同一个县城。老伯的话音一落，车上其他人也纷纷响应。江涛征得梅子的同意后，就把前因后果和大家说了。

梅子本是外地人，两人交往后，梅子的父母却不同意他们的亲事，说是两家离得太远。后来，梅子就和江涛私奔了。一晃两人结婚几年了，梅子一直没回过娘家，因为梅子爸一直不肯原谅她这个闺女。梅子哭是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她娘家，她没想到旅游大巴会经过她家乡，一时触景生情，情绪崩溃了。





大伙了解情况后都同情地点点头。老伯是位热心人，他想了想，问道："难道这几年你们就没想办法跟老丈人和解吗？甭怪我多嘴，你们是小辈，要主动示好才对。"

江涛点点头说："我们一直在示好，可老丈人就是不答应。"

老伯追问了一句："难道你老丈人连一丝丝的口风也不松？"

这时，梅子开腔了："不瞒你们说，我爸是有名的犟脾气，他说定的事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江涛一脸苦笑："说起来老丈人倒是松过口，可实际上还是变相地为难我们……"

原来，梅子爸曾说过，要和解必须得答应他三个条件：一是要江涛本人登门赔礼道歉；二是要江涛家中的亲友登门赔罪；三是要江涛请木匠现打一套用料上好的全屋家具，且要和梅子爸的水准一样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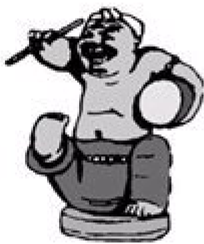
在江涛看来，要他本人登门道歉完全应该，可家中亲友并不全这样想，他们觉得男女相爱是正当合法的事，何罪之有？而且两家离得确实也远，所以一直没安排上。而这两点还不是最难办到的，最难的是第三个条件。为啥？梅子爸是有名的老木匠，雕花、接榫等功夫高明得不得了，打出来的家具无人赶得上，他提的第三个要求，分明是设门槛，所以这事就搁下了。

江涛挠挠头说："这几年我也留心着谁的木匠活好，可一直没合适的，实在是办不到啊！"

车厢里一时沉默下来，而大巴车离梅子的家乡却越来越近了。

那位老伯若有所思，忽然，他站起身，面朝大伙说："各位，商量件事，前面不是要到梅子娘家了吗？我建议大伙耽搁一会儿，停一下，送他们回趟娘家，好不好？"





有人迟疑着开了腔："我们以前虽不相识，但也算是家乡人，他们又这么善良；再说，我们本就是出来玩的，如果能顺便帮上忙再好不过了，可他老丈人的后两个条件咋办？首先江涛的亲友从哪来？"

老伯一脸高兴地说："我们啊！我们是家乡人，难道不是他的亲友吗？这么多人一起陪着他去赔罪，多大的阵势、多大的面子，我敢担保，他老丈人一定会认可！"

大伙听了也都表示同意。江涛和梅子感动得不行，忙站起来给大家鞠躬，说："谢谢大家！"

这时，又有人担心道："第三个条件呢？上好的家具从哪来？"

老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先去再说，试试看呗，说不定老天爷看在大伙诚心诚意的分儿上，会给我们一个奇迹的。"

不多久，梅子轻声叫了起来："前面岔道就是往我家的！"接着，梅子鼓起勇气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妈，是我，梅子，我们回来了……"电话那头响起一声尖叫，不用说，是梅子妈发出来的，梅子听了再次泪流满面……

大巴车在路边一个村庄前停下了，大伙下了车，回家路上不停有人跟梅子打招呼："梅子，你可回来了，你爸妈都想死你啦！"梅子除了流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梅子停住了脚，只见远处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人，大伙只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梅子妈，两人太像了！梅子迅速奔过去，梅子妈也跑过来，一把搂住女儿，两人一起放声大哭。

江涛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待两人情绪稍稍稳定了，老伯在背后推了江涛一把，江涛才怯怯地走过去，叫道："妈！"

梅子妈擦擦眼睛，说："孩子，你可来看我们了。"

一行人进了院子，迎面看到堂屋的八仙桌旁坐着一人，正喝着茶，对外面发生的一切看也不看。不用说，这位就是梅子爸了。

梅子上前叫了一声："爸，我回来了。"江涛也跟着叫了一声，可梅子爸眼皮也不抬一下。这时，老伯上前了，笑道："老哥，我们是孩子的亲友团，陪他们来登门赔罪了！江涛，还不跪下来？"江涛听了膝盖一软，就要下跪，梅子爸见状终于开腔了："甭跪了，你小子拐了我女儿，几年了门都不登一下，我是老倔驴碰到小倔驴了。"

大伙一听都笑了，看来这事，



有门儿！

接着，梅子爸站起身，也客气起来，说："这么多亲友来了，快进屋坐。梅子，倒茶。"就这一声，好像多年的寒冰终于融化了。梅子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忙请大家进屋坐下，又忙不迭地倒茶。

老伯此刻就是男方发言人了，他简明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梅子爸一听，忙拱手说："哎哟，这么说耽误大伙的行程了，要不你们继续旅游去吧！梅子，给大伙每人准备一点山货。对不起各位，我们这没啥好东西，大伙不要见笑。"

大伙忙推辞，可哪里推得掉？这时，老伯开口了："老哥，我们走，这两个孩子怎么办？"

梅子爸坚定地说："留下！"

老伯并不多说，笑着应了一句："老哥，我们听你的，走！"

等大伙上了大巴，开上大道，有人又开始担心了："老伯，梅子爸的第三个条件我们还没完成呢，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老伯笑笑，说："这个嘛，梅子爸具体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不会为难两个年轻人的。"

时间飞快，一晃几天的旅游行程结束了，大伙回程的时候，老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江涛打来的。老伯让司机在梅子家的岔道口停一下，说要和他们一同回去呢！

在岔道口碰面后，大伙见小夫妻俩满面笑容，喜气洋洋，身后还停着一辆卡车，用油布蒙着。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江涛、梅子，我们还担心那'第三个条件'没搞定呢，这事是怎么处理的？"

只见江涛和梅子一起笑了起来，江涛说："我现在才晓得我老丈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是故意跟我们抠字眼呢，这世上跟他手艺'一样'好的木匠，不就是他本人吗？实际上家具我老丈人早就打好了，就等着送给我们呢！"说着，江涛拉开油布，只见卡车上满满当当，都是漂亮精美的家具。

梅子也开口了："我爸说，别的姑娘出嫁，他都帮忙打了好多家具，难不成亲生女儿不送一套吗？我爸就等着找个台阶下呢，他等这一天都等好几年啦！"

大家一听都鼓起掌来，有人对老伯说："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猜到梅子爸不会为难他们的？"

老伯笑笑说："这就是父亲的心，因为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豆　薇)



请神容易送神难

□ 王乃飞

章丘城里有一个财主，名叫高广进。他年过三旬，膝下还没有一儿半女，为此他没少请名医给妻子诊治，却没一点作用。

这天，高广进听说附近来了个神婆，人们向她求神问卦，十分灵验，高广进就把神婆请了来。

神婆围着高家转了一遭，说："我看出来了，问题不在尊夫人身上，而在你家的神堂。"

高广进特别信神，家里有一间专门的神堂，供着关公。关公在当地是财神，高广进供关公，一是敬仰关公的忠义，二是想让关公保佑自己发财。他就问神婆，哪里出了错。

神婆说："关老爷能保着你家财源兴旺，却不管子嗣之事；再说关老爷拿着大刀，这么厉害，那些投胎的也不敢来呀！"

高广进觉得有道理，就问神婆怎么办。神婆说："你不如把关老爷的神像撤了，请观音菩萨来吧。观音菩萨有求必应，能保佑你早得贵子，诸事皆顺。"

神婆这一念叨，高广进动了心，真就把关公的神位给撤了，撤下来的神像不知怎么处置，就放在左边的门后头。然后，他从外面请来观音菩萨，在神堂里供了起来。

供起观音菩萨后，不到半年，





高广进妻子的肚子就大了起来，高广进高兴坏了。几个月后，妻子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广进对这个孩子视若珍宝，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他，可孩子生下来后经常生病，一夜一夜地哭，请了大夫也不管用。

这时候，高广进听说城里来了一个道士，据说会看风水，还能治病。高广进也是病急乱投医，就把那个道士请来了。道士在院子里看了看，又给他儿子相了面，说："看你儿子的相貌，注定与我道家有缘，可你家里却供着菩萨……"

高广进忙向道士讨教，怎么才能救他儿子。道士说："说来也简单，只需把我教的太上老君请来，你儿子便能平安无恙。"

高广进听了道士的话，又见儿子哭得可怜，一狠心就把观音菩萨给撤了，放在右边的门后头，又请来太上老君，享受他家的香火。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高广进的儿子就不哭了，高广进越发相信是太上老君在保佑他家了。

太平日子过了没多久，高家又出事了，家里经常着火，不是前院着火，就是后院着火，还有几个店铺也不明不白地着了火。高广进又迷信起来，暗想，是不是惹着哪位神灵了？正好当地有个算卦的很灵，他就去找了。

高广进把家里火灾频发的事说了，算卦的掐指一算，说："太上老君有炼丹炉，里面略微掉下点火星来就够你呛的，难怪你家里经常着火。"

高广进就请教有什么办法。算卦的说："你家里请的神真不少，但没请到一个正神呀！"

高广进问，什么神才是正神。算卦的说："你别忘了，我们是山东的，当然要请我们山东本地的神。泰山上有泰山奶奶，道号碧霞元君，保佑山东百姓平安，比那些杂七杂八的神都强。"

于是，高广进又请了泰山奶奶来，可太上老君往哪里放呢？只好让他屈尊一下，放到泰山奶奶的神像后面了。

高广进请了泰山奶奶后，家里果然没再失火过。他放心了，看来泰山奶奶是请对了。

这天夜里，高广进正睡觉，一个家人神色慌张地跑来，没头没脑地说："老爷，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高广进问："谁打起来了？"

家人说："就是神堂里那四位呀！"



家人告诉高广进，刚才他从神堂前路过，听到有动静，探头往里一看，就见里面关公、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泰山奶奶正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各拿法宝，横眉怒目，谁也不让谁。

高广进听了大吃一惊，慌忙赶过去，就听屋里“叮叮当当”，还有火光闪烁。他吓得没敢进去，这神仙打架的事，凡人也管不了呀！

第二天，高广进就去请高人。道士、高僧、神婆、法师……能找的都找了，可都不敢接这个活。有人对高广进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初你怎么请来的，现在想扔个家伙似的一送了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从此以后，高家的神堂里天天闹个没完，全家没一天安生。

这天傍晚，有个穷秀才敲响了高家的大门，说他去省城赶考，错过了宿头，想在这里借宿一晚。

高广进没心情招待客人，就让家人腾出一间房子，让秀才住下。这个秀才虽然穿得寒酸，谈吐却不一般，他吃过饭，听到院子里的动静，就问那个家人：“你家里怎么老是‘叮叮当当’的，莫非晚上还要打铁？”

家人苦笑着说：“什么打铁呀，那是神仙在打架呢！”接着，他就把事情经过跟秀才一说。秀才想了想，对家人说：“请告诉你家主人，我有办法把那些神仙送走。”

家人不相信，那么些高人都不敢接这活，他一个穷秀才能行？高广进听了家人的话也半信半疑，但还是把秀才请了来。

秀才姓张，高广进问道：“张先生，你有什么办法把神仙送走？”

张秀才胸有成竹地说：“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他们说走。”

高广进心想，现在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就和张秀才去了



神堂。等到了神堂，里面正闹得欢呢，高广进悄声对张秀才说："张先生，全靠你了！"

张秀才点了点头，站在神堂门前，清了清嗓子，对着里面喊道："神堂里的诸位听着，佛家讲的是'六根清净'，道家讲的是'清静无为'，你们却为了点香火闹得乱哄哄。关老爷，人们敬你为神，是因为你忠义千秋。当年你挂印封金，现在怎么为了一个神位，跟人家争得脸红脖子粗？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你们身为一教首领，不以身作则，有什么脸面去教导属下那些僧道？泰山奶奶，大家供奉你，因为你能保一方平安，今天你却在这里闹得天翻地覆，让人家不得安宁！"

张秀才声音洪亮，一番话字字如铁打的一般，在安静的夜里传得格外远。话音未落，神堂里面"叮叮当当"的动静就消停了。

高广进很高兴，看来张秀才真有两下子！可没高兴一会儿，他就听到神堂里一片"乒乒乓乓"破砖碎瓦的声音。高广进吓得跌倒在地，惊慌地说："张先生，这下坏了，你惹恼了神仙，他们要拆我房子呀！"

过了一阵子，里面又没了动静，高广进不知所措，张秀才却淡定地说："进去看看吧。"

家人打着灯笼，慢慢推开神堂的门，只见里面只有一堆泥块，神像却不见了。

高广进不明白怎么回事，张秀才笑着说："这是刚才我的那番话把他们说得羞愧了，他们就毁了自己的泥胎。真神早就走了，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来了。"

高广进却又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张先生，你可坑苦我了！我让你送神，可没让你把他们都送走呀，现在他们走得一个不剩，以后谁来保佑我呀！"

张秀才"哈哈"大笑，说："这个好说，我给你请一尊最大的神来！"说着，张秀才就让家人准备笔墨，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高广进一看，是个"心"字。

张秀才说："天下的神都是让人守住自己那颗心的，守不住心，请多少神来都白搭。"

高广进听了，似有所悟。等张秀才走后，他就把那个"心"字挂在神堂里，每天都去静坐一会儿，还坚持每天做一件善事。

以后，高广进家虽然没再供神，日子反而比以前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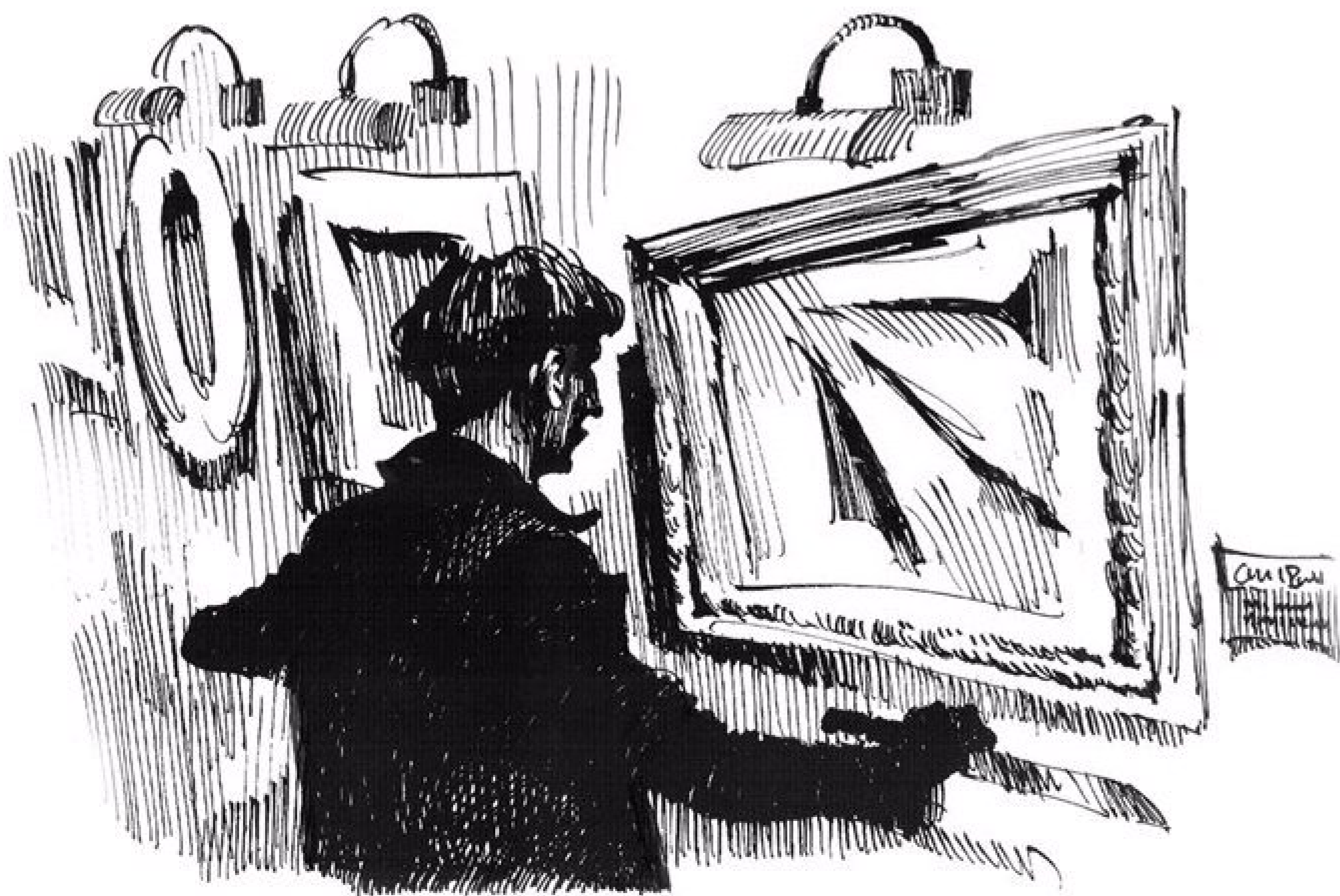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吕　佳）

（插图：刘为民）



破坏名画的男人

□夕人



那是2018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无业男走进季亚科夫画廊，抄起棍子砸向一幅名画：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画作遭到了严重损毁。

警方随即逮捕了无业男，他声称自己在画廊附近的“娜拉咖啡馆”喝了不少伏特加酒，因为撒酒疯才去搞破坏的。按现行法律，无业男最多只会被判处三年监禁。

破坏名画只关三年！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抗议，并呼吁所有画廊周边的商家禁止售卖酒精饮料。

这天，季亚科夫画廊的公关经理丹尼，找到娜拉咖啡馆的老板佐布林，希望他能停止售卖酒精饮料，当然，画廊将给咖啡馆一些经济补偿。

谁知佐布林听了丹尼的话，笑道：“你来得正好，说实话，我正准备把店搬到体育馆附近。我想，去看足球的人肯定比看油画的人更喜欢喝酒。”

丹尼说：“好主意！您一定能大赚一笔！可据我所知，您的咖啡馆已经在这儿开了一百年，是季亚科夫画廊旁的一道风景，您的家族



代代都以此为生，为什么要砸掉这块招牌？”

佐布林喝了一口酒，说：“不妨听我说个故事。”

接着，佐布林娓娓道来。一百多年前，列宾创作了《伊凡雷帝杀子》这幅画，展出后被视为是对沙皇恐怖统治的批判，被勒令严禁展览。1913 年，沙皇统治即将瓦解，这幅画重见天日，但在同年二月，一个疯子来到季亚科夫画廊，用刀在画上割了三条大口子。列宾当时已经六十九岁，得知此事后心痛不已，耗时十二年终于将此画恢复原貌。那时的通信不发达，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更不知道季亚科夫画廊的馆长迫于压力自杀了。

听到这里，丹尼惊讶地问：“你的曾祖父就是那个馆长？”

佐布林点点头，说：“我的曾祖父因这幅画而死，我们家族也沦为商贩，我有充分的理由恨这幅画。我的曾祖父还留下了遗言，说这幅画是魔鬼握着列宾的手画的，必须找机会毁掉它。我们一家四代人坚守在这里，就是为了寻找毁掉这幅画的机会。”

丹尼愕然道：“那个无业男是受你指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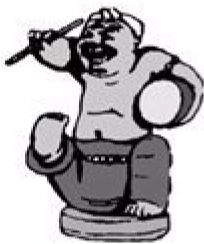
佐布林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但他的确是我的同伙，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你该不会认为他真的只是发酒疯吧？”

丹尼说：“当然，发酒疯只是他的自我辩护。无业男毁坏这幅画时，嘴里喊着‘伊凡雷帝没有杀死他的儿子’，我想这才是真相，他痛恨这幅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画。艺术品可能源于历史，但和历史是两码事。可是，对一个没文化的醉鬼来说，他可就搞不清楚了。”

“哼，”佐布林冷笑一下，说，“那个无业男没你想的那么浅薄。”

丹尼摊开双手，说：“如果他没有喝醉，也不是蠢材，那他为什么要毁掉这幅杰作呢？”





“其实他和我一样，是个复仇者，但我的复仇花了一百年，他花了五百年。”接着，佐布林又说了一个故事。

五百年前，伊凡雷帝率领大军进攻喀山汗国，那场战争极为残酷，伊凡雷帝获胜后，将喀山城中的鞑靼人杀光了。为了纪念那场战役，伊凡雷帝在莫斯科造了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教堂造好后，伊凡雷帝下令挖去所有设计师的双眼，以免他们再造出同样精美的建筑……

五百年后的一个春天，有个无业男来到佐布林的店里，他点了一杯伏特加，与老板攀谈起来。无业男攥着酒杯说，自己的祖先被伊凡雷帝挖去了双眼，他看到《伊凡雷帝杀子》这幅画，感到十分愤怒，如果他出生在五百年前，一定要去刺杀那个暴君。这番话让佐布林想起了曾祖父的遗言，他猛然醒悟：家族的咖啡馆在这里经营了一百年，就是在等着这个无业男的出现！

佐布林告诉无业男，这幅传世名画是在美化暴君，毁掉它，比刺杀伊凡雷帝更有意义。当年伊凡雷帝干过的一切事，无论是开疆拓土，还是苛政暴行，都已经被人忘光了，如果不是这幅画的存在，他就会和那些被他屠杀的数十万无名无姓的鞑靼人一样，被彻底遗忘。要知道，被人遗忘是比死亡更可悲的事。如果谁能毁掉这幅名画，他一定会被世人记住。

无业男听罢便要动手，佐布林给了他两条建议：一、多喝点伏特加，增加他的勇气和力气；二、要让别人相信他恨的不是这幅画，而是伊凡雷帝本人。

佐布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说：“无业男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他成功了。”

丹尼沉思了两分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看来，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但是无论如何，列宾的那幅画的确是一幅杰作，不应该被毁掉啊……”

一个月后，佐布林和无业男因合谋损毁文物，被判处十年监禁。

在法庭上，佐布林才了解到，丹尼的家庭背景并不简单。丹尼的曾祖父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作的原型之一，还曾长期接受画家本人的经济资助。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的作者，正是著名画家列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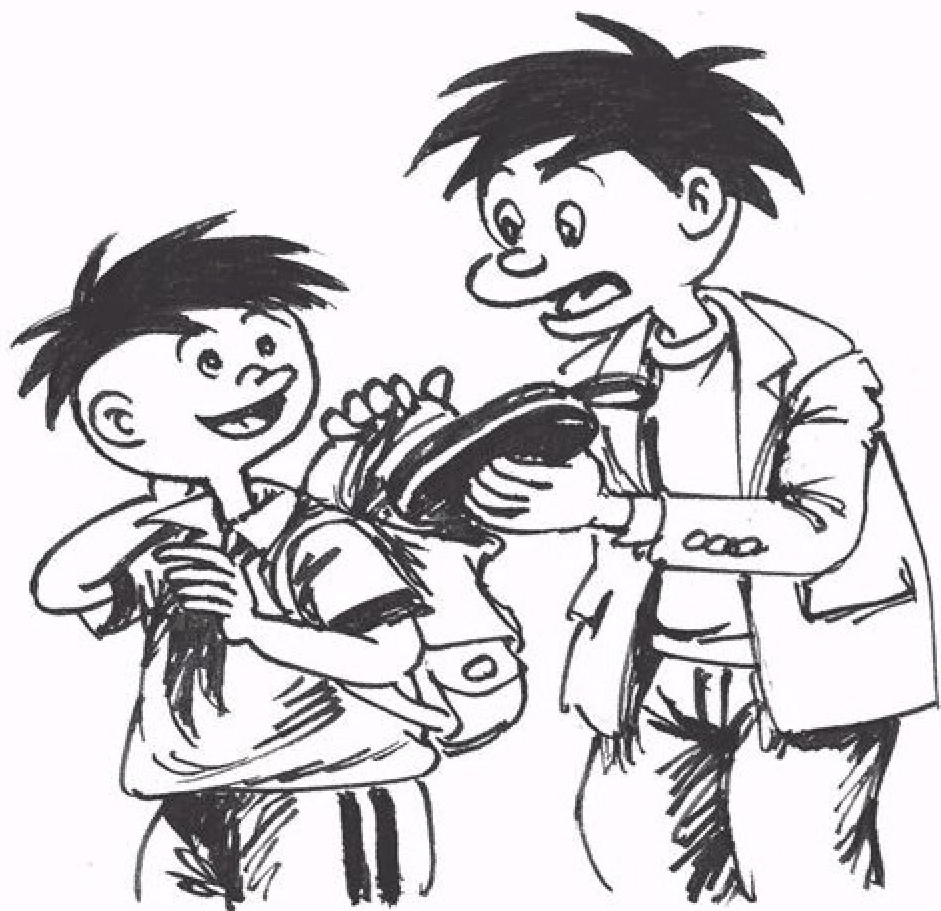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佐 夫）



阿P也想当群管

□鹿 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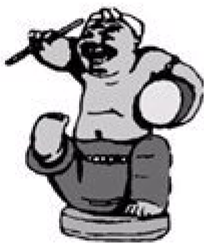
阿P开了家馒头店，这天他看电视，见新闻里一位领导到社区慰问环卫工人，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爱心馒头，大伙别提多感动了！

阿P瞧了，眼珠一转，心想，当领导的都带头送馒头了，我阿P怎能不表示表示？而且，搞不好我馒头店的名气还能一炮打响呢！说干就干，这以后，阿P每天早上都给附近的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爱心馒头。馒头店的生意还真的越来越好了，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这样一来，儿子小P的学习实在是顾不上了。小P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平常成绩就不理想，班主任丁老师打电话批评了好几次，每次阿P都拍着胸脯说："等我有空了一辅导，成绩立马就上来了！"

说归说，让阿P抽个空还真不容易。这不,阿P又想了个办法，建议丁老师建个家长微信群，以便随时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阿P还自告奋勇，要当这个群的群管。建群，丁老师答应了，但群管一职，她说要全面考察各个家长的能力后再定，这明显是质疑阿P的能力嘛！

再说小P，这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动手能力却很强。前段时间，



他参加了一个无人机制作大赛，竟然得了个全市第一名，可是功课也因此耽误了不少。阿P正准备给孩子找个家教补补课，没想到丁老师主动给孩子补起了课，而且还请了其他任课老师给小P辅导。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小P大有进步。

阿P乐不可支，说小P以前考试屡次拖班级后腿，丁老师一点也没嫌弃，真得好好谢谢丁老师。

阿P向小P征求意见，小P说："那天参加无人机大赛，太阳挺大，丁老师就把她的太阳镜借给我戴，可我一不小心把镜腿弄断了，咱就给老师买一副太阳镜吧！"阿P想了想，说："要赔就得赔副贵的，赔副名牌！一来是感激老师，二来呢，说不定老师一高兴，就让我当家长群的群管了！"

没过几天，阿P从网上买的太阳镜就到货了。这个太阳镜是世界名牌，奢侈品。他打开包裹看了看，店家还送了一个精美的黑色手提袋。阿P把太阳镜取出来放到袋子里，对小P说："悄悄送给丁老师，小心点，别弄坏了。"说着，他把袋子放到了小P的书包里。

这天中午，丁老师给阿P打来电话，批评他不该送那么贵重的礼物，影响太不好了。阿P连忙解释："您别生气，孩子弄坏您的太阳镜本来就该赔。"接着，他又故意说："这个太阳镜其实是高仿产品，没多少钱……"丁老师毫不客气地说："就算是一块钱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我让孩子把太阳镜带回去了。"说完，丁老师挂了电话。

小P放了学，阿P正忙着卖馒头。到了晚上，阿P才想起太阳镜的事，打开书包一看，太阳镜不见了！阿P很着急，忙问："眼镜呢？怎么没了？"小P怯生生地说："丁老师给了我，我放书包里了，我也不知道咋没了……"阿P生气地说："那可是两千多块钱的眼镜啊，你干啥都粗心大意的，怎么老毛病就是不改？"阿P叹了口气，心说这到哪儿找去？开馒头店本就利薄，加上给环卫工人提供爱心馒头，每天挣不了几个钱，这要卖多少天馒头才能补回来啊？

第二天一早，小P学校来了几个人，神色严肃地问阿P太阳镜的事，说有同学看到小P给丁老师送了副价值不菲的名牌太阳镜，这两天正赶上上级巡视，这可是顶风作案违反纪律的事。学校领导问丁老师，丁老师说是没要眼镜；问了小P，说是丁老师确实还了，



可再追问现在眼镜在哪儿，小P却说丢了。是真丢了还是丁老师没还？学校领导要求马上调查清楚。阿P傻眼了，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急忙解释，可来人追问："现在问题复杂了，你亲眼看见丁老师把太阳镜还给孩子了吗？孩子当面打开核实了吗？谁能证明太阳镜确实丢了？"阿P见人家不信，急得满头大汗。来人见也问不出啥，就没再为难他，匆匆回学校汇报去了。

等人一走，阿P就坐在门口生起了闷气。这时，环卫工人老穆骑着垃圾车过来了。老穆匆匆下了车，走过来大声问道："阿P老板，今天还有馒头吗？"

阿P不好意思地说："穆师傅，你今天来这么晚，其他街道的环卫工人听说我送爱心馒头后也都跑来领，今天准备的早就发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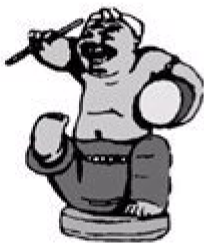
老穆垂头丧气地说："今天真倒霉，大早上我正骑着车，没看见前面一辆宝马车倒车，结果把人家的车蹭花了。车主非要我赔他两千块钱，幸亏遇到个好心的姑娘仗义执言，车主才让步只要我赔五百。可我身上只有一百块，那姑娘又帮我垫了四百，车主才放我走。这不一耽误，干完活就迟了。"

阿P听完，转身进屋拿出来一袋馒头，说："穆师傅，这是我留着自己中午吃的，你拿去吃！"

老穆低头说："这多不好意思啊！"

阿P满不在乎地说："不要客气，我好歹是个老板，你们环卫工人不管严寒酷暑给大家打扫卫生，





比我辛苦多啦，我理应尽尽心意！”听阿P这样说，老穆才接过馒头，打开车把上挂着的袋子，拿出里面的东西，把馒头放了进去。

阿P一眼就看见了老穆手里拿出来的那个黑袋子，那正是装太阳镜的！他连忙问老穆 ：“穆师傅，你那黑袋子是啥？”

老穆一笑 ：“哦，昨天下午打扫卫生在路上捡的。”阿P接着问是不是装着一副太阳镜，老穆惊讶道 ：“是呀，挺精致的，难道是你丢的？”

阿P把前因后果一说，老穆爽快地把眼镜还给了阿P。阿P开心地接过袋子，想了想，对老穆说：“穆师傅，还得求你一桩事，能不能和我一起去趟学校，给丁老师作个证？”老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还说这么好的老师，得给人讨个清白！

到了学校找着领导，两人掏出太阳镜，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学校领导也长出了一口气，握着两人的手表示感谢，并立马打电话叫来了丁老师。谁知丁老师一进门，老穆就喊了起来 ：“哎呀，今天早上为我仗义执言、还垫了四百块钱的，就是这个姑娘啊！”

丁老师不以为意地说 ：“啥仗义执言？大家不都是在相互帮助吗？我们每个人都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这样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好。”

学校领导高兴地说 ：“丁老师是个负责任、讲师德、有爱心的好老师，学校一定好好表彰，绝不让她受委屈！”

阿P为丁老师作了证，还了她清白，和老穆开心地出了学校。

回到家阿P又犯了愁，他看看拿回来的太阳镜，心说这么贵的东西，送又送不出去，退又退不掉，这可咋办？

这时，丁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条消息，说家长群的群管由每位家长轮流来当，一星期一换。阿P见当群管的希望落了空，不免失落起来。接着，丁老师又说，因为阿P一直以来给环卫工人送爱心馒头，一个对环卫工人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都抱有爱心的人，绝对可以配合老师，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所以决定让阿P第一个当群管。

阿P一看，心想，这群管虽是轮流当的，可我阿P是第一人，多有面儿啊！于是他立马忘了失落，得意起来……

（**发稿编辑** ：曹晴雯）

（**题图、插图** ：顾子易）



吃孔雀

□ 翟怀舒



陆森林喜欢吃鸡，他吃鸡讲究得很，首先食材就要选好的，他经常不惜血本到乡下购买将啼未啼的小公鸡、树林散养的土笨鸡、药用价值极高的乌骨鸡……鸡买回来后，一定要现杀、现烧、现吃，味道赞得不得了。

这天，陆森林听说小区附近开了一家新饭馆，老板姓王，很会做生意。他的饭馆提供现杀、现烧活鸡的服务，尽管价格不便宜，但依然很受欢迎，陆森林自然也来了兴趣。

第二天中午，陆森林来到王老板的饭馆，点了一只现杀现烧小公鸡。他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下了单后，他就在饭馆里挑了个舒服的位子坐下，一边玩着手机游戏，一边等着吃美味。

大约等了个把钟头，一盘红艳艳、香喷喷、热腾腾的红烧小公鸡被端上了桌。

陆森林“一根筷子吃面——独挑好的吃”，他先啃鸡翅，鸡翅啃完了拿起鸡腿啃，鸡腿啃完了，就开始吃他最喜欢的鸡爪。可万万没想到，任他怎样用筷子在盘子里翻，就是找不到第二只鸡爪。他亲眼看见这是一只两脚鸡，况且世上没有独脚鸡，陆森林不禁怀疑店家“短



斤少两”。

陆森林不动声色，继续吃鸡，吃着吃着，盘子里渐渐就剩下鸡脖和鸡头了，他将这些断脖、残头用筷子连成一线，一拍桌子，喊道：“来人啊！”

王老板听到动静，急匆匆跑过来，陆森林嚷嚷着：“王老板呀王老板，我今天点的分明是现杀现烧小公鸡，你们怎么变着戏法，红烧孔雀给我吃？孔雀可是国家保护动物，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啥要陷害我呀！”

王老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陆森林见他不解，便指着盘子里连成筷子长的鸡脖子，不客气地说：“一只小公鸡，哪能有这么长的脖子？你说，这不是孔雀是什么？”

王老板愣了几秒才回过神，连忙赔着笑脸，请陆森林来到他的办公室，想协商私了。

陆森林说：“我不是想讹你，该我花的钱我照花，但我提醒你，做生意不能黑心！”

王老板点头如鸡啄米：“对，您说得对！”

原来，这王老板做生意不厚道，他暗地里让手下的人将食客吃剩的鸡块，偷偷集中在一起，稍加处理后，掺杂在人家点的活鸡里。这样，四只整鸡加点“剩料”便能匀出五只鸡的量来。因为大多数食客不吃鸡脖子，所以陆森林点的这盘鸡里，多了鸡脖少了爪。鸡脖子多了，连接起来，活像孔雀。

陆森林是这一带食客里的名人，他要是把店里这丑事宣扬出去，店铺就得关门大吉了。就这样，王老板思前想后，决定再也不做这种缺德的事了。

（发稿编辑：丁娴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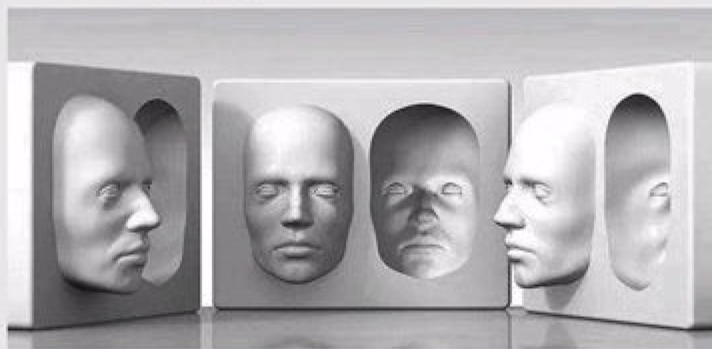
（题图：张恩卫）

2018年10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夏洛克知道罪犯刚刚一直在拼命逃跑，现在一定满头大汗，所以他故意大声对展厅的蜡像喊道：“脸上正在流汗的那个‘蜡像’就是罪犯！”罪犯听到后，慌忙用袖子擦汗，暴露了自己。

思维风暴答案：喜上眉梢。

超级视觉答案：





王宫花园里的麻雀

一天，有位国王正在午睡，突然，窗外一阵嘈杂声传来，国王被吵醒了。他怒不可遏地推开窗户，看见一群麻雀正在王宫的花园里“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还啄食树上的果子……国王气坏了，立即下令卫兵灭杀王宫花园里的鸟儿。

从此，王宫花园里再也听不到鸟鸣声了，偶尔有一只鸟儿飞临王宫花园的上空，也会立即被警觉的卫兵击落。不久，花园里再也难觅鸟儿踪迹，但不知为何，偌大的王宫花园渐渐变得像萧条的荒野。



原来，没有了鸟儿这样的天敌，害虫就猖獗起来了，花朵、树叶迅速被它们吃得七零八落。最后，国王不得不收回命令，但花园遭受的损失实在难以估量。

几年后，国王和一位学者聊起了这事，并问：“那明显是一个荒谬的命令，却没有一个学者给我善意的提醒，有几个教授居然还撰文论证了‘麻雀是人类务必除尽的害鸟’……难道他们都那么愚蠢吗？”

“不，他们都很聪明！”学者淡淡一笑，反问，“你说，谁会蠢到给一个连鸟鸣声都忍受不了的国王，提出反对意见呢？”

（**作者**：蒋骁飞；**推荐者**：小　土）

雨不敢下到京城来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官府税收很重，全国上下怨声载道。

时任集贤殿学士的徐锴为此忧心忡忡，他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写奏章说苛捐杂税越多，农民负担越重，田地就越不值钱。皇上的好坏，社会的安定与否，关乎国家存亡。一看这奏章，皇帝李煜龙颜大怒，厉声道：“收点税就会亡国，真是危言耸听，无稽之谈！”

翰林学士陈乔是劝谏之臣，很得李煜赏识。知道徐锴劝说减税不成，他思虑再三，对皇帝感慨道：“如



今民间流传这样的话——‘饿死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征税越多，盗贼越多啊！”李煜知道陈乔也是在劝说，心里甚是抵触，说：“宁愿当强盗，也不愿多种地，这样的子民乃刁民也！税收乃立国之本，尔等无须多言。”陈乔的劝谏以失败告终。从此，关于征税问题，无人再敢言语。

直到有一年春天，李煜遵循祖训，带领文武百官走入民间，体察民情。当他见到田地久旱无雨，一片荒芜时，不禁皱眉，道：“为什么外地都下了雨，偏偏京城不下？”众人皆不敢作声，良久，刚上任的文官王崇古走上前一步，躬身施礼，以轻松的口吻笑答：“皇上，雨不敢下到京城里来。”

李煜问：“为何？”

“因为它怕被征税。”

李煜望望王崇古，又看看眼前的田地，若有所思。半个月后，李煜下令，取消了许多苛捐杂税。

劝谏无效，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严肃地正面直击，让问题变得沉重。有时，拐个弯，开个玩笑，问题反而得以轻松解决。

（**作者**：范雪机；**推荐者**：郭卫阳）

不见葱的葱味肉包子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喜欢吃猪肉馅的肉包子，他家的厨娘也最擅长做肉包子。一天，冯梦龙心血来潮，故意给厨娘出难题：“今天你给我做几个没有葱的葱味肉包子尝尝，也好让我看看你的厨艺长进了没有。”

没有葱的葱味肉包子，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嘛！不过，这厨娘也不是等闲之辈，她稍一思量便有了主意。揉面、剁猪肉、上笼屉蒸……不一会儿工夫，一盘肉包子就摆在冯梦龙面前。冯梦龙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是猪肉馅的，仔细瞧瞧肉馅里，没有一根葱，吃起来却有葱的香味！冯梦龙非常吃惊，忙问厨娘：“怎么做到的？”

厨娘笑着说：“很简单，就是做好了猪肉包子，在笼屉里蒸的时候，把葱放进去，等肉包子蒸熟了，再把葱拿掉不就得了？”

冯梦龙恍然大悟：要做有葱味的肉包，葱不一定要入馅的呀！

难题常常披着一层“外衣”，那层外衣往往就是“思维定势”。

（**作者**：赵元波）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打牌有花招

□徐嘉青

东城村有个叫刘大力的人，一辈子窝窝囊囊，在老婆面前从来不敢多说一句话。

这天上午，刘大力闲着没事儿，到村头跟人聊天。正谈到兴头上，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他说："大力叔，你还有闲心在这儿聊天？我婶正找你哩，我看她眼眉都立起来了，是不是你藏私房钱的事儿被她知道了？"

旁边的人一听，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刘大力往地上啐了一口，说："你小子也敢笑话起你叔来了，看我不用鞋底伺候你！"说完，刘大力站起来，作势要把鞋脱下来，谁知他仅仅是做个样子，然后朝斜后方一转身，就躲到了旁边一堵墙后面。

大家一下子给闹愣了，不过很快就明白是咋回事儿了，因为刘大力的老婆马献枝转眼就到了众人面前。

马献枝叉着腰扫视了一圈儿，没有在人群中发现刘大力的身影，就絮叨起来："刘大力这个败家的刚才还在，跑得倒是挺快，跑了就跑了，反正这事儿跟他也没多少关系。"

说完这句话，马献枝提高了嗓门儿又接着说："咱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马献枝是啥人，大家也都知道。咱一辈子不欺负人，但也不想被人欺负。现在有人欺负我家大力实诚，玩个牌就玩呗，竟然还塞牌作弊！这缺德事是谁干的，识相的就站出来说清楚，赢我家大力多少钱，都给我退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

这么一通没头没脑的话，把大家伙都说愣了，有人就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咋给你评断？"

马献枝一听有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原来前两天，刘大力要到城里串亲戚，村里的班车还没到发车时间，干等着也没啥意思，坐车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就有人提议打会儿牌。附和的人倒挺多，真去玩儿的却没几个，到了最后，竟然三缺一，提议的人就瞄上了刘大力。虽说刘大力平日里不怎么玩牌，但脸



皮儿薄，经不住人家再三劝说，就坐了过去。一只装垃圾的塑料桶被翻过来放到了车厢中间的空地上，四个人围坐好，就开始玩起来。

刘大力笨手笨脚的，出牌总是比人家慢半拍。这一局他当了“地主”，原来手里的牌就抓不好，这下又多了好几张，更显得凌乱了。牌出到一半儿，有个牌友趁刘大力的注意力全都在手中的牌上，他便偷偷地把一张牌塞到了刘大力未出的牌堆里。

要说熟人之间这样做也算不上多大的事儿，偏偏旁边有个看热闹的，见刘大力拿牌出牌的笨拙样子很可笑，就拿出手机拍了段小视频，然后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

这人拍视频也没拍人脸，把重点放到了刘大力手上，这么一拍，恰好把那牌友偷偷塞牌作弊的动作也拍个正着。

巧的是，刘大力的儿媳妇跟拍视频的这人是微信好友，那边发布视频后的第二天，她这边点开手机就看到了，当时就笑出声来。恰好马献枝正在旁边坐着，看儿媳妇无缘无故笑起来，就问咋回事儿。儿媳妇就说：“妈，你看看这人，人家偷偷把牌塞他牌堆里了，这人还没发现，还跟人玩牌哩！”

马献枝凑过来一看，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可一看到那双手，她脑袋一下就炸了。为啥？这手她太熟悉了，无名指上的戒指、中指上的伤疤，这分明就是刘大力的手啊！马献枝跟着儿媳妇干笑两声，找个借口到了外面，就气冲冲地找刘大力来了。她找刘大力是假，撒一顿泼，逼作弊的人还钱是真。

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了，大家都不吭声了。说起来，这事儿还真





怨不得马献枝撒泼，那玩牌的人做得也太不地道了。这下好了，人家手里有视频作证，想抵赖都赖不了。

就在这时候，刘大力偷偷地从旁边的墙后面走了出来，到了马献枝跟前，赔着笑说："老婆，别嚷嚷了，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反正也过去了，就别再提了。"

马献枝一看到刘大力，正愁没地儿发泄呢，当时就叫道："亏你还有脸这么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人家欺负了，连个屁都不敢放。人家都说丈夫是女人的天，你这天倒好，动不动得让我冲锋陷阵，到头来落了个母老虎的名儿。你说说，这事儿我图个啥？还不是替你出头？"

围观的众人原以为马献枝这么一顿雷烟火炮，刘大力肯定灰溜溜地走了，没想到他非但没走，反而梗起了脖子，很是硬气地说道："马献枝啊马献枝，我忍了你一辈子，这一回我不忍了。你到底回不回去？"

马献枝一下子愣住了，仿佛面前站着的不是刘大力似的，过了好半天，她才说道："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找不出耍花招作弊的人，事儿不说清楚，我死也不回去！"

刘大力摆了摆手，说："那我给大家伙说道说道。你说人家往我牌堆里塞牌，当时我确实没发现，这会儿听你说了才明白，人家塞的是啥牌？是好牌，是我用得着的牌，最后人家是输给了我！为啥要输给我？就因为我兜里的钱在车站被人偷走了。几个乡亲都知道我在家里没地位，怕我回家没法跟老婆交代。看我那犯愁的样子，他们都可怜我，才想出玩牌这么个法子。故意输给我吧，怕我看出来，这才使了这么一招。"

刘大力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在马献枝面前一晃，说："你不是要打牌输掉的钱吗？这就是乡亲们输给我的！"说完，他把钱往马献枝手里一塞，转身就走，边走边说："别以为人家都像你想的那样坏，动不动就欺负人！"

再看马献枝，捏着两百块钱，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半天都没有动地方。

（**发稿编辑**：吕　佳）

（**插图**：张恩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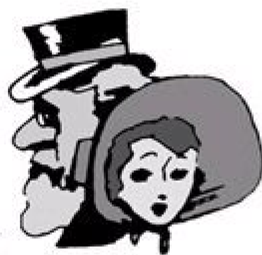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吕　佳：lujia411@126.com

丁娴瑶：dingxianyao@126.com

陶云韫：taoyunyun1101@163.com

曹晴雯：caoqingwen0228@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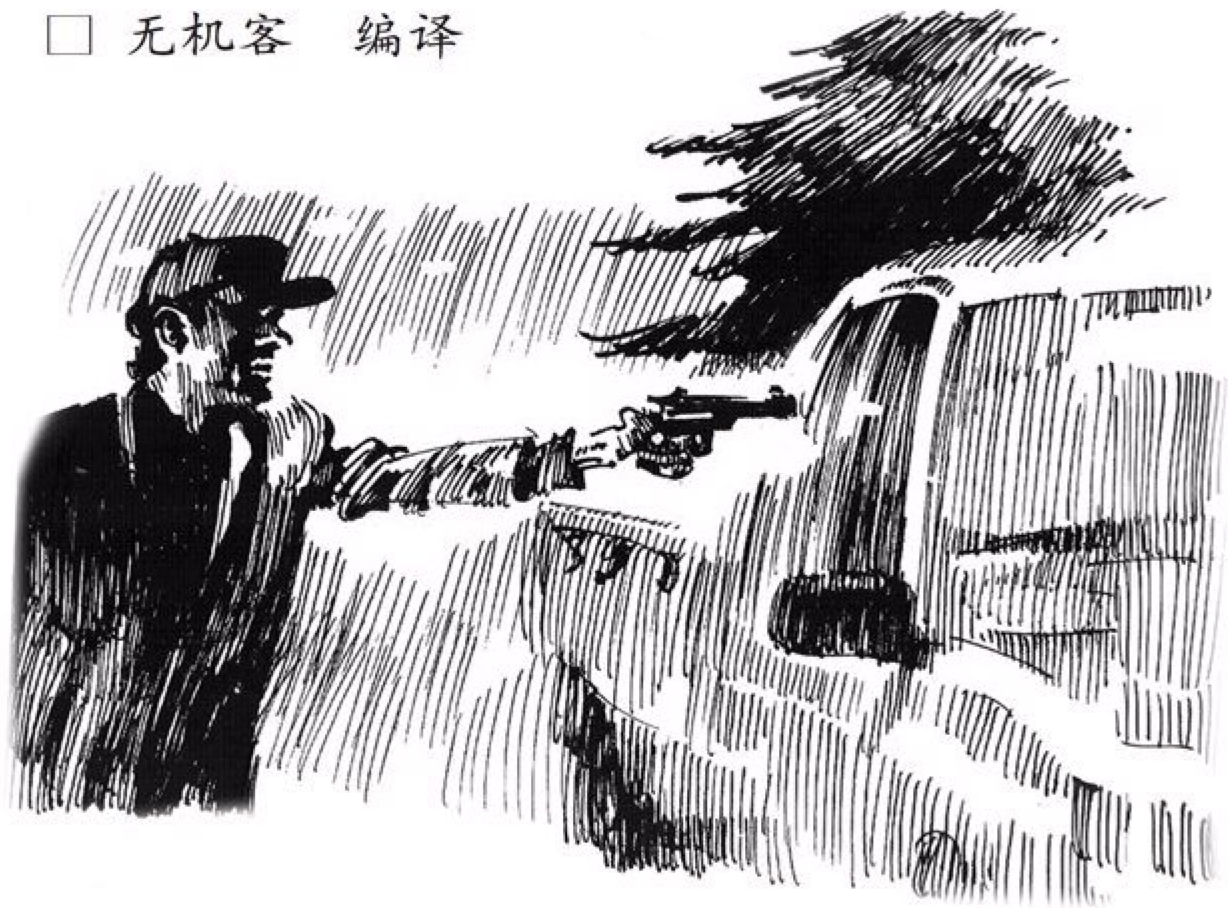


爱德华·霍奇（1930－2008），被誉为“短篇推理之王”，其作品浩如烟海，却都保持着较高水准，常令人拍案叫绝。本故事根据作者同名小说改编。

圣诞树杀手

□【美】爱德华·霍奇

□ 无机客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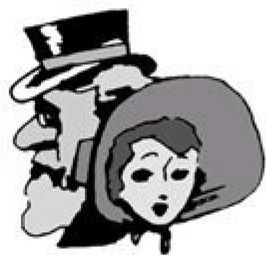


尘封的旧案

利奥波德探长退休之后被警局返聘，负责调查陈年悬案。他重新调查的头一宗案子就是发生在1961年的“圣诞树杀手”案件。

那年12月15日晚上，在两小时之内，四名驾驶红色皮卡的男子接连遭到枪击，三人死亡，一人幸存。经过弹道分析，警方确认四次枪击的子弹全都发射自同一把手枪。因为受害者的皮卡车斗里都载着圣诞树，所以媒体给凶手起了个“圣诞树杀手”的绰号。凶手后来未再作案，警方始终没逮到人，这个案件也就渐渐被人淡忘。

利奥波德阅读卷宗后，先去拜访了当时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警察福克斯。福克斯如今已是警长，听老探长说明来意后，他说：“那天晚上7点左右，我开着警车巡逻，看见一名男子向我做手势，示意我停车。那人名叫西蒙斯，他开车拐进一处停车场时，一辆红色皮卡从坡上滑下来，恰好撞上他的轿车。西蒙斯下了车，冲着皮卡司机叫嚷，但发现司机纹丝不动，走过去才发



现司机脑袋上中了枪。这位司机叫埃伯哈特，之后的事你也知道，两小时内又发生了三起枪击事件。”

福克斯继续回忆说，后来他先护送西蒙斯安全到家，接着赶到第三名受害者、也是唯一的幸存者家中，找他的家人。当时，那位幸存者的太太正在家里装饰圣诞树，听到消息后差点把树都踢倒了。

利奥波德问道：“对于那名幸存者，你还知道些什么？”

“他叫帕卡德，是个职业高尔夫球手，可他是个暴脾气，有次锦标赛上他失误了，当即气得把球杆丢进了水塘。嗯，你平时可以在绿叶高尔夫球场找到他。”福克斯答完，又问道，“老探长，这件案子过去那么久了，你有把握吗？”

利奥波德若有所思：“破解这宗案子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凶手为什么杀人，掌握犯罪动机很重要。”

两天后，利奥波德果然在球场里找到了帕卡德。帕卡德与利奥波德年龄相仿，头发灰白。

老探长希望帕卡德能再提供一些当年案情的线索。帕卡德摇头道：“人老啦，忘得差不多了。”

利奥波德尝试唤醒他的记忆：“你在证词中说，你开车去萨拉托加大道上的一家圣诞树销售场，为家里挑选了一棵圣诞树。对于后来遭受的枪击，你能记起什么吗？”

帕卡德说：“开车回家的中途，我想去商店买酒，我停好车正要下车时，突然感觉身体一侧灼热疼痛。一切发生得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抬上了救护车。”

利奥波德问道：“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要枪杀你？”

帕卡德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也许有什么值钱的宝贝被藏在一棵圣诞树里，凶手尝试了四次才找到正确的目标；或者，只有一个人是凶手真正想要除掉的目标，其他相似的作案，只是为了掩藏真相。”

利奥波德笑了笑，说：“有意思的想法，对了，当时你没看见有人搜查你车斗里的圣诞树吧？”

“没有。”帕卡德承认道。

利奥波德拿出几张卷宗内取出的照片，说：“我这儿有四名受害者的皮卡车照片，其中这辆雪佛兰皮卡是你的吧？”

“是的，出事时，才买了它三周，后来我参加巡回职业赛时，就开着它在全国各地跑。”帕卡德一边说，一边轻叩照片，从照片能看到雪佛兰皮卡前格栅板的凹陷。



利奥波德逐一审视照片，嘀咕道：“这四辆皮卡都是红色的，但品牌不同，外形也不一样。”帕卡德补充道：“不过，它们的车斗里都装着圣诞树。”

难觅的线索

离开球场后，利奥波德去拜会了案件的证人西蒙斯。西蒙斯生病卧床，女儿克莱尔陪着父亲，接待了利奥波德。利奥波德从西蒙斯口中打听到的情况，与福克斯警长的说法一致。不过在询问中，利奥波德也听到了有意思的事：西蒙斯的女儿克莱尔和第二位受害者伦泽的儿子汉克，如今做了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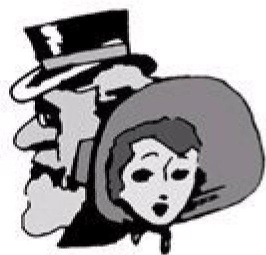
克莱尔解释说：“父亲同情那些受害者家属，一直关心和帮助他们。我和丈夫那时就经常见面，后来就在一起了。”恰好这时汉克也过来探望岳父，利奥波德趁机询问他：“你家里人对于凶手的犯罪动机有什么猜测吗？”

汉克显得很不平静：“我不知道父亲为何遇害，不明白那个杀手为什么专门以载着圣诞树的红色皮卡为目标，简直是疯子！”

离开西蒙斯家后，利奥波德整理了至今掌握的所有线索：大约在晚上6点45分，埃伯哈特的皮卡撞上西蒙斯的轿车，几分钟后西蒙斯拦下警车，这些事发生在城市的东边；7点30分时，有人打电话报告了第二起枪击，死者伦泽遇害于北部港口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距离第一案发现场有两英里远。从照片里看到，伦泽的皮卡车顶及周围地面都覆盖了薄薄的一层雪；第三名受害者帕卡德遭受枪击发生在大约一小时后，地点是在城市西面的一家商店附近。照片里，他的皮卡车顶也有一些雪，不过车斗里的圣诞树和周围地面并没有雪；最后一名受害者库利在8点55分时被人发现死在车内，距离上一个案发地点仅有几个街区远，他的皮卡车上面也没有雪。四起枪击案都没有目击者，作案者使用同一把手枪，也就初步排除了有多个凶手的可能。

利奥波德总感觉这起案件有不对劲的地方，但一时难理清头绪，他站起身，决定出门透口气。

利奥波德走在夜晚的人行道上，突然，他看见旁边的林子里有个人影一闪而过，随后是一声枪响，利奥波德应声倒地。他在地上静静地躺着，等待这个神秘枪手开第二枪或者向自己靠近。他知道自己没有被子弹击中，然而枪手可能还在



某个角落观察他。大约一分钟后，利奥波德决定碰碰运气，他迅速翻滚到阴暗处，听没有动静，他先半跪着，然后站起身，敏捷地移动到大树后面。良久，他才探出身子朝着子弹射来的方向观望，枪手早已撤离，并未留下其他线索。然而就在刚才倒地装死的那一刻，利奥波德突然有了主意。

疯狂的真相

回到家后，利奥波德查询了1961年12月15日的气象情况，得知那天本地没有降雪，但考虑到风向影响，港口区域很可能会降雪。

第二天，利奥波德又去了绿叶高尔夫球场，而这次，当帕卡德再次看见老探长时，他神色慌张，掉转身就要走，却被两位警探拦住了去路。利奥波德神情严肃地对他说："关于圣诞树杀手一案，我还有事想问你，希望你实话实说！"

帕卡德抗议道："你们这是把我当犯人了？我可是受害者啊！"

"证据在此。"利奥波德拿出四张皮卡车的照片，铺在桌子上，"请看这四张照片，只有伦泽和你驾驶的两辆皮卡上有雪。气象档案显示，那天本市市区没有降雪，只有港口可能有降雪。伦泽遇害的地方在海湾旁，照片显示皮卡和周围地面上都有积雪，说明那儿的确在下雪。而你的皮卡车顶有雪，地上却没有雪，这说明：你的皮卡车顶在港口区域的某个地方沾了雪，但你很快开车离开了那儿。"

帕卡德耸耸肩："好像是吧，那晚我买好圣诞树后，开车去了好几个地方。"

"但你的圣诞树上没有雪。"利奥波德指出关键之处，"所以你是后来才买了圣诞树。"

帕卡德反问道："哦，我很难记起这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利奥波德继续追问："你妻子当时已在家里装饰圣诞树了，你为什么还要买一棵圣诞树呢？"

"这个嘛，是我记错了。"

利奥波德没有停下追问："另外三个受害者都是头部中弹，准确地说是左太阳穴。你认为，为什么你会是侧身中弹呢？"帕卡德耸耸肩："也许是凶手射偏了？"

"你有没有在1961年枪杀埃伯哈特、伦泽和库利三人？"

"怎么可能！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

"你昨晚对我开枪了吗？"

"什么？你们警察是不是疯了？我昨晚压根没靠近霍桑街。"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霍桑街上遭到枪击？"连番追问之下，利奥波德终于抓到帕卡德的马脚。

帕卡德面色煞白，强作镇定："那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杀掉三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利奥波德答道："答案就是路怒症，你一直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照片上，你的皮卡买了才三周，格栅板却已经凹陷。我猜那个晚上，一辆车斗里载着圣诞树的红色皮卡，撞了你的车后扬长而去，你怒气冲冲地追赶那人，在你以为发现目标后，便枪杀了那人。接着你在港口地区遇上了第二辆车斗里载着圣诞树的红色皮卡，你发觉可能这辆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车辆，于是你继续枪杀了那名司机。你还如法炮制，枪杀了第三名受害者库利。"

帕卡德争辩道："库利遇害的时候，我正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这就是案件的盲点。"利奥波德微微一笑，说帕卡德自始至终未被怀疑，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四名受害者中的第三人。利奥波德看着帕卡德，说："有没有可能，你其实是最后一名受害者呢？库利早已死亡，只是较晚被发现，而且那天气温很低，验尸官判断的死亡时间误差较大。你在枪杀库利后，也去买了棵圣诞树，接着你便把自己也伪装成受害者，你当然不可能装死，所以你选择了避开要害，给了自己一枪，之后你把枪藏在皮卡的隐蔽处，未被人发现。"

帕卡德知道自己已破绽百出，他灰溜溜地垂下头。在被带上警车之前，他对利奥波德说道："撞我车的就是那个叫库利的家伙，我记得他的车上有根长长的天线，可惜我到最后才发现认错了人。"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佐　夫）





应该回充话费吗

□ 李生才

张丽是一名大学生，虽家境贫寒，但刻苦努力。这天，她刚上完课，就收到两条短信，显示手机被充了两次费，共计1000元。她正纳闷时，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自称王明，说自己充话费充错了手机号，请张丽给他的手机上充1000元话费，两不相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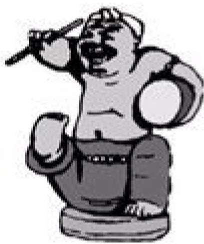
张丽迟疑了一下，说再考虑一下。王明以为张丽要赖账，顿时不客气地说："这1000元是不义之财，你好意思据为己有吗？"

张丽犹豫地说："可我本来就没打算充话费……"

王明打断了张丽的话，说："在法律上，这1000元是你的不当得利，你最好主动归还，否则我就到法院起诉你！"

张丽回到宿舍，又收到了两条王明的"威胁"短信，顿时觉得压力很大。她上网查了一下《民法总则》，确实有关于不当得利的表述，上面说，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有损他人而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这么看来，好像是应该给王明回充话费，可张丽觉得自己很冤。

为啥呢？因为1000元可是张丽两个月的伙食费啊！而且，张丽姐姐的公司为了方便员工联系



业务，统一给员工的手机号办理了200元的套餐，套餐可以添加一个副卡号，与主卡共享通话时间和流量，张丽姐姐便把张丽的手机号办成了副卡。张丽已经很久没交过话费了，这1000元几年都用不完，何况她大学毕业后去哪个城市发展还是未知数，到时肯定会换手机号啊！

这时，宿舍的姐妹们回来了，有人说，应该回充过去，这就像别人误给你银行卡上打了1000元，你应该还给人家。张丽从没打算占便宜，但总觉得拿出1000元再充给王明，对自己来说可以算是重大的“经济打击”了。最后回来的，是法律系的小刘，小刘听了张丽的描述，特意微信咨询了自己的老师。

不久，老师就回复说，法律上对“不当得利”的界定要考虑受益人的综合经济计划和情况，被人充错话费并不一定会被认为是不当得利，比如张丽一年都用不了50元话费，突然被人充错了1000元话费，是否全部认定为“不当得利”是有待商榷的。此外，被充错了话费，返还是必须的，但不能强制别人采用“回充话费”的方法。

听到专业老师的解答，张丽渐渐稳了神。小刘又打电话给王明，说明了他对法律上“不当得利”的认识是片面的，然后给他传了张丽的话费截图，上面显示张丽每个月的话费都不超过5元……

王明见对方并不是想赖账，也消了气，他们一起联系运营商要求返还话费，可发现程序很繁琐，不太可行。最后王明突然想到，自己和几个朋友正好要买某平台的游戏币，可以用话费买，便让张丽用话费买了1000元的游戏币。

律师点评：

《应该回充话费吗》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关于对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法律规定，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而故事中的张丽尽管在形式上确实有1000元话费进账，但对于是否确实取得利益应综合考虑她的实际情况，关键是“回充话费”可能反而会导致张丽的经济计划等各方面受到影响。所以，在返还的形式上要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避免双方受损，绝对不能以“不当得利”草率处置。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张恩卫）



失踪者两年未与家人联系，他的身份证却仍被频繁使用。寻找过程中，警方发现，失踪者竟与十多年前的一桩悬案有关……

寻找袁书兵



□大刀红

1.失踪

这天，天久建筑公司的经理李国富刚走出公司大门，远远地瞧见门口大树下站着一个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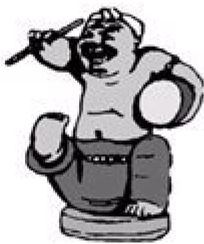
李国富一眼就认了出来，这老头叫袁名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五年前，李国富在剪刀崖翻车，一条腿骨折，不能动弹，正是袁名兴父子俩救下了他。为了报恩，李国富让袁名兴的儿子袁书兵到自己的公司来工作。三年前，袁书兵离职后，李国富就再没见过这对父子了。

此时，李国富握住袁名兴的手，说："好久不见，袁大哥，你怎么站在门口呢？"

袁名兴笑道："我怕耽搁了你的正事。"

李国富把袁名兴的手一拉，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随时可以找我，走，跟我吃饭去。"他不由分说，将袁名兴一把拉上车。

到了饭店，李国富点了不少菜，袁名兴却没吃几口就停筷了。李国富问他有什么心事，袁名兴这才说："其实，我这次专门从乡下来，是想请你帮忙找我儿子的。"



李国富不解地问："你儿子袁书兵？他怎么了？"

袁名兴说，三年前袁书兵从李国富的公司离职，一开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里说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没钱了，让父母给他打些钱。从两年前开始，袁书兵不再给家里打电话，袁名兴和老伴松了一口气，总算带着孙子过了两年安生日子。今年，孙子快小学毕业了，袁名兴想把孙子转到县城读初中，可袁书兵是孩子的监护人，必须要他去办这件事。

李国富说："那你打过他的手机吗？"

袁名兴说："打过了，手机已经停机了。我去电信查询，他们说这个号码已经欠费两年了。"

李国富听了，一种莫名的不祥感涌上心头。他打断袁名兴的话，说："你们去公安机关报案了吗？"

袁名兴说："去了，可我们那派出所的警察说，袁书兵是成年人，不能随意立案。我后来又去了几次派出所，警察说在网上查到他的身份证在团江市的酒店被用过多次，所以人应该还活着，让我继续等。唉，李老弟，我真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知道你在团江市神通广大，才来找你帮这个忙。"

李国富说："神通广大说不上，我一定竭尽全力。要不你先在这里等几天，我给你一个回复。"

袁名兴说："唉，在城里吃住我不习惯，我还是回剪刀崖去，你有消息了，就给我打个电话。"

李国富知道袁名兴是怕麻烦自己，也知道袁名兴的性格，只好让他先回家。

2. 协查

送走了袁名兴，李国富就开始琢磨怎么找到袁书兵。对于找人，李国富没啥经验，好在他有一个战友叫高仁杰，现任团江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分管刑事案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李国富找到高仁杰，把事情经过说了，请高仁杰帮着出谋划策。李国富说："袁书兵长时间失踪，我有个不祥的预感，觉得他很可能已经遇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高仁杰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国富，颇感兴趣地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李国富摇了摇头，笑着说："我只是猜测，他的身份证还在被使用，也许，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高仁杰点点头，说：“长时间失去联系，也不一定就是遇害了。这样吧，你让袁名兴找当地派出所，要求他们发一个请求团江市公安局协助调查的函件，我们便可以依法进行协查了。”

很快，协查的函件和袁书兵的照片发到了团江市公安局。高仁杰找到李国富，说：“我已向局里申请，袁书兵的案子就由我负责。”

李国富连声道谢，问：“那你准备怎么查呢？”

高仁杰说，他已经根据袁书兵的身份证信息在全市进行了筛查，发现最近两年，袁书兵在多家酒店住宿了三十多次。接下来要去他住过的那些酒店询问前台服务人员，如果是熟客，他们会有印象。

李国富问：“为什么不直接调取酒店监控呢？”

高仁杰说：“你有所不知，很多酒店的监控最多只保存三个月。我查了一下，三个月内，袁书兵只住了一次酒店。”

李国富点点头，觉得有道理。

不料过了几天，高仁杰找到李国富，面露丧气之色，说：“我们根据这两年的入住信息，逐个酒店核查，那些前台的工作人员对这个袁书兵根本没有什么印象。”

李国富说：“不是还有酒店的监控录像吗？”

高仁杰说：“经过比对，我们发现，使用袁书兵身份证的那个人根本不是袁书兵本人，听前台的工作人员说，是个外地口音的人。这个外地人是谁，目前无从查起。”

李国富着急道：“那怎么办？”

高仁杰说：“等！只有等那个身份证再次自动出现……”

3. 开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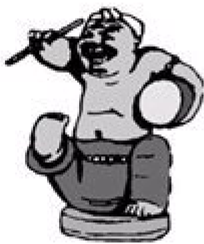
高仁杰等的时间并不太久，这天晚上十一点，他被电话从梦中吵醒，一看，是网管核查科打来的，说发现袁书兵的身份证在“金商酒店”被人用来登记开房。

高仁杰忙带着两名刑警来到“金商酒店”。敲开房间的门，房里凌乱不堪，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表情慌乱，男的尤为紧张。高仁杰说：“我们查身份证。”

男的掏了半天，最后望了望女的，女的从包里拿出两张身份证，高仁杰一看，女的三十三岁，名叫吴爱纱，男的身份证上人名一栏赫然印着“袁书兵”。

高仁杰问：“你们什么关系？”

吴爱纱说：“夫妻关系，怎么



了？”

高仁杰给公安局信息中心打了电话，说：“帮我查下这个身份证。”接着他就报出了吴爱纱的信息。

对方马上将相关信息反馈给高仁杰。高仁杰对吴爱纱说：“你两年前就离了婚，没有再婚，怎么可能和人有夫妻关系？”

那个男人听了高仁杰的话，更加紧张了，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高仁杰此时已推断出吴爱纱从事何种行业，他举起袁书兵的身份证，朝着男人的脸一比对，说：“怎么不是一个人呀？”

男人的心理防线垮了，一下子跪在高仁杰面前，说：“警官，求你饶了我吧，我这是初犯，我还有事业、家庭、孩子呢……”



到了公安局的审讯室，还没等高仁杰施压，男人便彻底交代了。原来男人是外地的一个副乡长，来到本市学习，时间长达一个月。这个星期六，他一个人来到江边游玩，遇上了吴爱纱，吴爱纱勾搭了他半天，他没能抵挡住，就跟着她去开房了。开房时，他不想用本人的身份证，打算退却。吴爱纱看穿他的心思，说：“我这里有别人的身份证，可以用这个开房。”男人就拿着吴爱纱提供的身份证开了房。

男人讲完，对高仁杰说：“警官，求求你别把这事说出去，我会身败名裂的！”

高仁杰摇摇头，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么点诱惑都抵挡不住，怎么能当个好领导呢？”高仁杰对另外一个警察说：“把他带下去，按‘治安处罚法’处理。”

高仁杰又来到另一个审讯室，这里正在审讯吴爱纱。吴爱纱显然是个进出公安局的老油子，她满不在乎地说：“你们说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是拘留还是罚款？”

高仁杰说：“你今天不是第一次来，我查了你档案，已经被抓



过五次，根据你的行为，可以拘留十五日，罚款五千元。”高仁杰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不过，也有下限，可以只罚款五百就算了。”

吴爱纱疑惑地说：“不会吧，你们会这么仁慈？”

高仁杰见鱼儿上了钩，不紧不慢地说：“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吴爱纱忙问：“什么条件？”

高仁杰说：“事情不大，就是你得告诉我，这个袁书兵的身份证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吴爱纱眼珠转了两转，说：“是我捡来的。”

高仁杰追问：“什么时候捡的？”

吴爱纱沉思片刻，说：“两年前吧，我在地上捡的。你知道，许多男人既想跟我们风流快活，又怕被查出开房记录。这张身份证正好派用处，就算和我开房了，别人也查不到他们的开房记录。”

高仁杰摇摇头，说：“你如果不说实话，那我也帮不了你，拘留十五日，罚款五千。”

吴爱纱无可奈何地说：“行了行了，我说真话吧。去年，我接待了一个客人，是他掉在我这里的。我见有用处，就留了下来。后来，他又找过我一次，问我看到过这张身份证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如果见到，就还给他。”

高仁杰问：“那个人就是身份证上的袁书兵吗？”

吴爱纱摇摇头：“虽然年纪都是三十多岁，但长得一点不像，那个男人又黑又壮，一脸凶相……”

4. 发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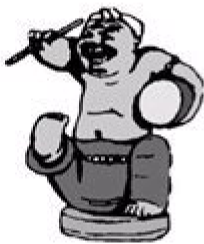
高仁杰这时才意识到，袁书兵失踪的案子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简单，他身上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看来要弄清袁书兵到底在哪里，是否还活着，还是要从袁书兵的经历开始查起。

高仁杰找到李国富，说明原因，李国富说：“我陪你到袁名兴那儿去。不过，凭我的感觉，袁书兵早就不在世上了，而且，他多半是死于非命，不得善终。”

这是李国富第二次说类似的话了，高仁杰皱了下眉头，说：“你为什么这样认定？”

李国富说：“这个袁书兵不像他父亲那样忠厚，否则，我早就把他留在我公司做事了。”

高仁杰注意地问：“他还在你公司做过事？”



李国富点点头，说三年前，袁书兵找到自己，说想找份工作。李国富公司里刚好需要一个采购员，就雇用了袁书兵，还专门安排一个老采购带着他。没想到半年后，质检局来抽查，发现一批不合格的水泥，一查，竟然是袁书兵独自采购的第一批水泥。幸好这批水泥还未投入使用，不然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袁书兵见出了事，请求李国富开恩，让他继续工作下去，李国富却照章办事，将他除名了。

高仁杰听了李国富的话，不禁想，袁书兵对李国富有救命之恩，公司也并没遭受实质性的损失，李国富为什么要执意开除袁书兵？难道两人之间还有其他事情？高仁杰暂时把这个疑问藏在了心底。

李国富带着高仁杰来到袁名兴家里，向袁名兴介绍说："这位高警官想问一下袁书兵以前的事。"

高仁杰说："老人家，你就讲一讲袁书兵近年来有什么变化吧，特别是不寻常的变化。"

袁名兴就说开了。他说，自己只有袁书兵一个孩子，从小就宠得多些。袁书兵十八岁时偷了家里一千多元钱去南方打工，之后不光不给家里寄一分钱，还谎话连篇，一直向家里要钱。

袁名兴叹了口气，接着说："这娃儿，一出门就是七八年，一直没回家，没想到，他二十六岁这年竟然开了一辆面包车回来，车上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女娃。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女娃挺着大肚子，就要生了。"

袁书兵说他发财了，递给袁名兴一万块钱的钞票，指着女孩说："这是你儿媳妇，叫小蕙。"

见到袁家破旧的老屋，小蕙露出厌恶的表情。后来，袁名兴才慢慢知道，小蕙是广西人，老家在大山里，她十五岁那年跟着同乡到广州打工，在小姐妹的诱惑下，当了陪酒女。当袁书兵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眼前一亮。袁书兵出手阔绰，经常点名让小蕙陪酒，给她买名牌包和首饰，很快俘获了小蕙的芳心。小蕙见袁书兵游手好闲，又花钱如流水，就问他："你出手这么大方，是做什么的？"袁书兵说："我爸开了家大公司，在广州市里有家分公司，我是分公司的经理，所有的事都交给副经理干。"

小蕙相信了，自然而然地和袁书兵同居了。后来，小蕙怀孕了，袁书兵就带她回家结婚。

小蕙见到袁家的真实家境，一下子就哭了，可身在他乡，举目无



亲，也只能由袁书兵摆布了。

袁书兵回家后游手好闲，每晚出门和混混赌博。没过多久，他不光将送给袁名兴的一万块钱收回，那辆面包车也贱卖给别人，抵了赌债。有几次，小蕙的金手链、金项链不翼而飞，小蕙明白，这都是袁书兵干的，便和袁书兵三天两头吵架。有一次，袁名兴听见袁书兵愤愤地对小蕙说："你这婆娘，我好不容易搞来二十万，全砸在你身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孩子出生两个月后的一天，小蕙终于忍无可忍，趁袁书兵外出赌博，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连夜逃走了……

小蕙走后，袁书兵赌得越发疯狂，后来因为债台高筑被迫离开了家。其间，他回过几次家，都是为了向父母搜刮些钱。其中一次回家，刚好和袁名兴一起遇到李国富翻车的事，便救下了李国富。袁名兴说："那一次，他没有找我要钱就走了，那是唯一的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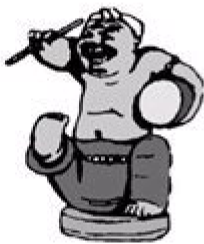
听了袁名兴的讲述，高仁杰抓住一个重要信息，问："你刚才说，袁书兵曾弄到一笔二十万的巨款？你孙子今年十二岁吧？那就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袁名兴说："我也只是听他和小蕙吵架时说起，不知是真是假。"

5. 悬案

高仁杰回到局里，翻阅团江市十二年前的案卷，竟然真的找到一起和二十万巨款有关联的案子。具体时间是在十三年前的五月五日，本地一家企业的女出纳万纳斯去银行取二十万元现金发工资，一直迟迟未归。企业报案后，警方介入调查，三天后发现了万纳斯的尸体。这起案件最终却未能侦破，只好作





为悬案搁置。

高仁杰一看，当年负责破案的竟然是韩浒。韩浒可是一名神探，他都无法侦破的案件，说明是很有难度的。现在，韩浒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为了调查袁书兵是否与当年的悬案有关，高仁杰找到了韩浒。说起旧案，韩浒沉默了一下，说：“这个案子是我唯一没有破获的命案。本来，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名叫乔黑达，是那个遇害女出纳的男朋友，但因为时间上有冲突，我们将他排除了。”

高仁杰说：“怎么排除的？”

韩浒说：“在案发前一天，也就是五月四日，乔黑达因为斗殴伤人，被他户籍所在地的康安市公安局逮捕了，关押在康安市看守所。这就说明，万纳斯一案，他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小高，这个案子你要是有了线索，一定要追查到底啊！”韩浒虽然年逾六十，对十多年前的旧案却记得毫无偏差，让高仁杰佩服不已。

高仁杰说：“您认为要从哪儿入手呢？”

韩浒说：“从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就算不是乔黑达亲自动手，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和乔黑达有关，可是我们一直没找到这个人。”

高仁杰说：“乔黑达斗殴伤人，当时被判了多少年？”

韩浒说：“听说他帮兄弟讨债，一刀下去，斩断了别人一只手，被判了十年，现在应当放出来了吧。”

高仁杰觉得韩浒说得有理，应该从乔黑达身上寻找突破口，于是他联系了康安市公安局，调取了乔黑达的刑事档案。高仁杰仔细查看着档案，当他看到档案上的一个日期时，不由得揉了揉眼睛，简直难以置信，忙把档案复印存档，带去找韩浒。

韩浒看了高仁杰带来的档案复印件，也惊讶至极。原来，乔黑达被康安市逮捕的时间竟然是十三年前的五月十日，而不是五月四日。这就说明，他在五月五日案发时，是有作案时间的。

高仁杰问韩浒：“当年您是派谁去康安市调查的？”

韩浒说：“去康安市调查的是刘安，可惜，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五月十日错记成五月四日了……”

高仁杰惊讶地问为什么，韩浒叹了一口气，说刘安最近去世了，还不到五十岁。他的死因也很乌龙，



他这个人做事大大咧咧，得了感冒，不想去医院，就到小区附近一个小诊所输液。负责输液的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小护士，拿错了药，结果造成刘安药物过敏死亡……

刘安已死，记错时间之谜无从查起，而其他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高仁杰将乔黑达的照片拿给吴爱纱辨认，吴爱纱一眼就认了出来，说："没错，就是他。我就是从他那里拿到袁书兵的身份证的！"

确定乔黑达为犯罪嫌疑人后，抓捕就变得容易很多。

被捕后，乔黑达没怎么作抵抗，就交代了犯罪事实，说："不错，袁书兵是我杀的，谁让这混蛋私吞了我的那份。"

乔黑达说，他出狱后回到团江市，四处寻找袁书兵。为了谋生，他开起了出租车。两年前的一天，他上夜班，刚好看见喝得醉醺醺的袁书兵从酒吧里出来，他就开车将袁书兵带到郊外荒山上，用冷水浇在他身上。袁书兵见是乔黑达，吓了一跳，一下子就清醒了。乔黑达问袁书兵："钱呢？"

袁书兵说："黑哥，钱用完了。"

原来，女出纳万纳斯的案子正是乔黑达和袁书兵合伙干的。乔黑达被警方抓住后，袁书兵吓了一跳，马上带着二十万逃往广州，隐藏一段时间后，见没人追查到自己身上，就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还重金包养了小蕙。乔黑达不信钱都花光了，对着袁书兵一通拳打脚踢，过了一会儿，乔黑达见袁书兵没了动静，一探鼻息，才发现袁书兵被自己打死了。于是，乔黑达把袁书兵身上所有的东西全掏走，挖了个坑，将袁书兵埋了。

高仁杰说："你为什么一直使用袁书兵的身份证开房呢？"

乔黑达说："我用他的身份证开房，他家里人就会认为他还活着，公安机关也不会立案。"

高仁杰有些吃惊，他没想到，这个乔黑达竟然如此狡猾。高仁杰说："那你说说杀死万纳斯的经过吧。"

乔黑达说："万纳斯是我女朋友，我赌博欠了高利贷，就让她带着工资跟我私奔。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可她对我没有什么用，是个累赘。我于是约上赌友袁书兵，五月五日那天，把她的钱拿到手后，就将她杀了。为了怕警察搜查，我把钱存放在袁书兵那儿，约定等风声过后两人分赃。可我刚逃到康安市，就因为以前伤人的事被警察抓



住，就这样，我被判了十年。”

两起案件的真相终于全部揭开。现在，高仁杰只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为什么刘安当年硬是将乔黑达被捕的时间，由五月十日错记成了五月四日？

6. 底线

高仁杰约李国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袁书兵已经死了。”

李国富听了事情经过后唏嘘不已，最后说：“其实，袁书兵的下场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高仁杰说：“你知道吗，你两次对我说袁书兵可能已不在世上，



如果不是我们有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会追查你的。你说说，你怎么知道袁书兵一定会死？”

李国富说：“其实没什么玄机，我是从袁书兵的为人推断的。五年前，我去下面县城考察一个项目，途经剪刀崖。因为赶时间，我开车速度很快。在一个山路转弯处，一头野猪突然从路边森林里冲出来。我猛踩一脚刹车，虽然没有撞到野猪，但我的车却飘移出去，只听见‘轰’的一声，我便失去了知觉……”

李国富说，他醒来的时候感觉全身疼痛难忍，车翻倒在一个斜坡地带，幸好几棵大树将车身拦住了。他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他想打开车门，可车门已经变形。他想从车窗爬出来，腿却不听使唤，挣扎间，他又昏迷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手里拿着自己的皮包，皮包已经被打开。皮包里除了一些证件外，还装着两万元现金，是李国富出发时从公司领取的经费。年轻人见李国富醒了，将皮包放下，向他走来……

李国富以为年轻人过来救自己，不料年轻人却从地上抱起一块大石头，一步步地走来。李国富这



才明白年轻人的意图，看来他见财起意，绝不会让自己活下去了。李国富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

高仁杰被李国富的叙述吸引了，忍不住问："后来呢？你后来不是得救了吗？"

"是呀，多亏了袁名兴老哥。"李国富说，千钧一发之时，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书兵，下面的人怎么样了？"接着，就听见有人滑步下来。年轻人忙把石头扔了，回话说："爸，这儿有个人，一身的血，也不知是死是活。"

不一会儿，那个老人从山上滑下来，走到李国富面前，探了一下他的鼻息，对年轻人说："人还活着呢。"说完，他就招呼年轻人把李国富从车里扯出来。

李国富不知两人的意图，干脆装作昏迷。老人对年轻人说："你把人背到公路上去。"

年轻人不敢忤逆老人的意思，背着李国富向上爬去。路很陡，老人在后面推着年轻人的脚，爬了半个多小时，才爬上公路。上了公路，老人拦了一辆路过的车辆，将李国富送到医院，救了他一命。

高仁杰说："那包里的钱呢？"

李国富说："后来我妻子跟随交警到现场，包找到了，里面的两万块钱却不见了。这件事我没有声张，毕竟袁名兴救了我一命。"

后来，李国富才知道，袁名兴就住在附近，那天，他和儿子上山找牛，发现山下好像出了车祸。袁书兵先下去看情况，老人随后跟着下去，这才救了李国富一命。

李国富说："袁书兵做人没有底线，心狠手辣，智商却堪忧，这样的人，迟早会死于非命。我现在愁的是，怎么和袁名兴老哥说这件事呢，毕竟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高仁杰想了想，说："他不是还有个孙子吗？让他把孙子培养好，这也许会是他活下去的动力。"

至于当年刘安为什么会把乔黑达被捕的日期记错，高仁杰始终不能释怀，后来他又去了几趟康安市，终于发现了一个细节——当地人"四"和"十"的发音颠倒，把"四"说成"十"，把"十"说成"四"，这也许就是刘安记错的原因。可刘安为什么不仔细核实呢？就如同给他打错药的护士小姑娘，粗心大意，最终酿成大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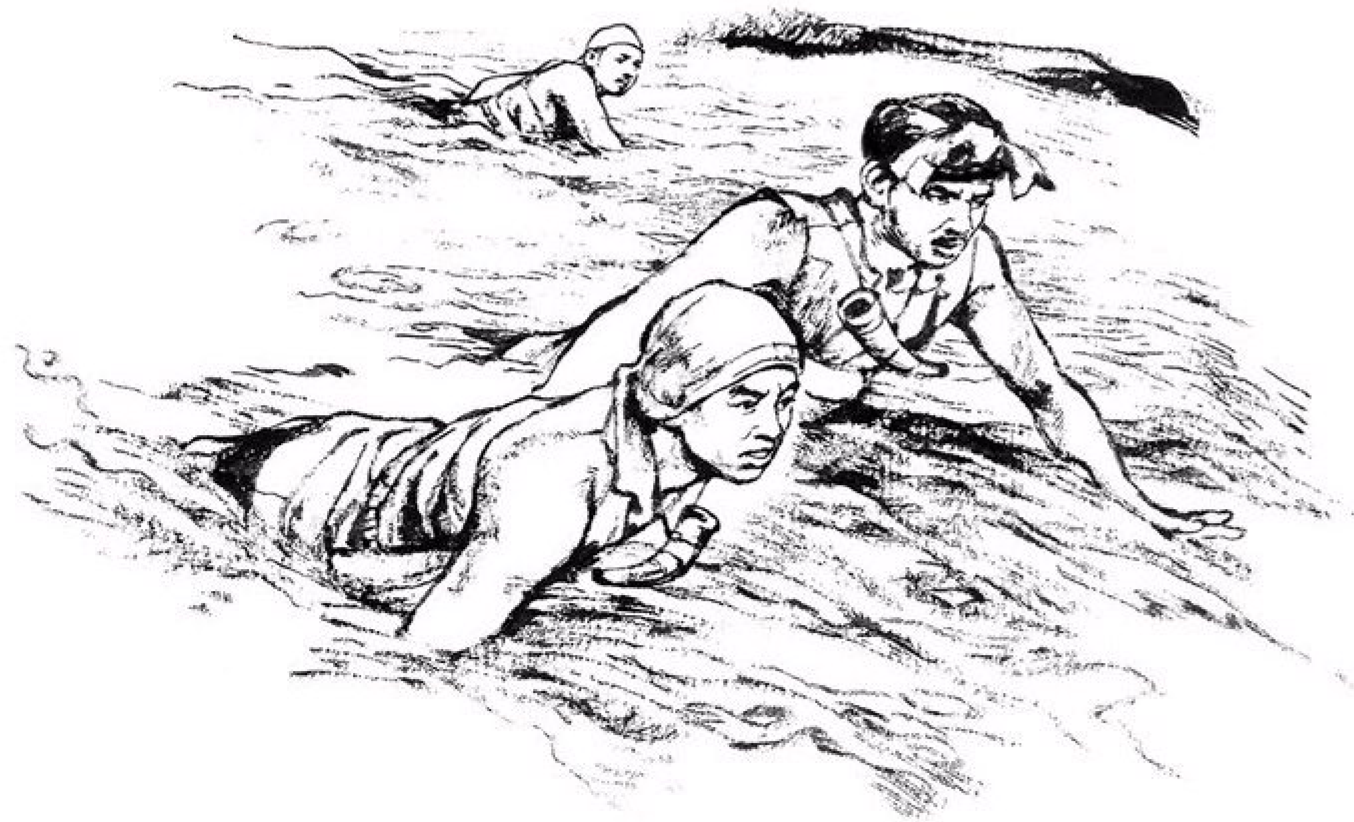
有时，一个失误，是会要人命的。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杨宏富）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旧时，黄河上游的兰州人如何向黄河下游的百姓传递汛情呢？他们发明了独一无二的方法，去完成这一特殊的使命……



羊报

□刘建平

1.大将军预警

从前，在甘肃兰州府有三个拜把子兄弟，按照排行分别是卢大、牛二、胡三。三人从小在黄河边上长大，深谙水性、勇力过人，可惜都是穷苦人。这年夏天，三个人在兰州府城转悠着找差事，忽见墙上贴有告示说，黄河河标营紧急招录水卒健儿，三人立马前去报名。

河标营把总稍加测试，看三人底子不错，全部录用，训练后将他们编为一队，参与值守“大将军”。

“大将军”是兰州府黄河边上固定浮桥的两根铁柱子，铁柱上有尺寸刻度，标尺上显示水位升降多少，就能算出河南、山东等黄河下游地区水势变化多少，精准异常，因此有“大将军”之称。每年汛期，河标营派出水卒日夜盯住“大将军”，一旦出现危险汛情，即刻派水卒绑上羊皮气囊，顺水而下，速度远超八百里加急快马，可以赶在下游洪峰形成之前完成汛情通报，让各河段做好防洪抗灾准备。这一通报手段被称作“羊报”。

这年入夏以来，雨水一场接着一场，“大将军”已多次预警。



这天夜里，卢大、牛二、胡三值班，后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牛二盯着“大将军”，突然大叫一声“不好”，拉起昏昏欲睡的卢大、胡三，赶紧向河标营把总报告。

把总问：“水位升起了多少？”

牛二说：“快升起两寸了。”

把总脸色顿时大变，从床上弹起来，大步跑到“大将军”跟前查看，水位果然已经升高了两寸。把总即刻布置说：“咱们这里升高两寸，下游洪峰将高过两丈，这些年还从没见过如此凶险的汛情。情况紧急，你们三个做羊报水卒上路吧！”说着，他打开了仓库门。

三人面色凝重，紧跟着进去，按照之前训练的章法，各拣出一只山羊皮气囊。气囊是将整张山羊皮囫囵从羊身上扒下来，密缝颈、尾、脐、四肢七个孔，再用麻油和盐水浸泡后做成，充气下水后气不泄、水不进，经久耐用。仓库中的备用气囊已经提前充气，三个人相互搭手，用绳子牢牢地绑在每人的腹下，之后，三个人各拿起一把预警水签捆在腰间、一把羊角号挂到脖子上。这时，把总“砰”的一声打开一只大瓮，递给每人七颗核桃大的丸子，说：“这是不饥丸，马上吃下去，在河里不吃不喝可管两天两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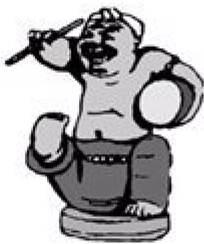
三人吞下不饥丸，走到浮桥正中央，手挽手往波浪翻腾的河水中一跃而下。

天亮时分，三人已漂出千余里，河水变得平缓，三人的手仍紧紧握在一起，牛二看大家都没事，说：“太阳从我们右手边升起来了，说明现在已经转向河套方向了。按照河标营的要求，下河就要各漂各的，咱们松手吧，希望咱们仨顺顺当当走完全程，一起回兰州……”

胡三从腰间掏出一段绳子，打断牛二的话，说：“二哥，就你好讲规矩，不松开手，谁又能看得见？我偷偷准备了根绳子，把咱兄弟绑到一起，这样一路帮衬着，有什么危险也能救一把，我看比分开走安全得多，你说是不是，卢大哥？”

卢大平日依赖兄弟们惯了，当然不愿分开，也就附和说：“老三说得是。二弟，你遇事冷静、凡事用心，有你在我们都踏实，我也觉得兄弟们在一起比分开漂流要好。咱们同进同退，完成任务一起去山东营口河标营领那五十两赏银，再一起回兰州。”

牛二看胡三这个机灵鬼早有准备，而且他们俩都坚持一起走，想了想就接过绳头，把自己绑到了绳



子上。卢大绑在了另一个绳头上，胡三早将自己绑在了绳子中间。

胡三接着说："听说七品县老爷一年薪资也就四十五两银子，咱们两三天就能拿五十两。分了这笔钱，做什么都够了，哈哈……"

卢大咧开大嘴，"呵呵"一笑，说："可不是嘛，干这一趟，回来就有钱娶媳妇了……"

胡三冷笑道："咱们谁娶媳妇还不一定呢！"

牛二听他们聊个不停，打断道："别净想好事了，多留点心，危险的河段在后头，消耗也在后头，咱们还是少说些话，攒点气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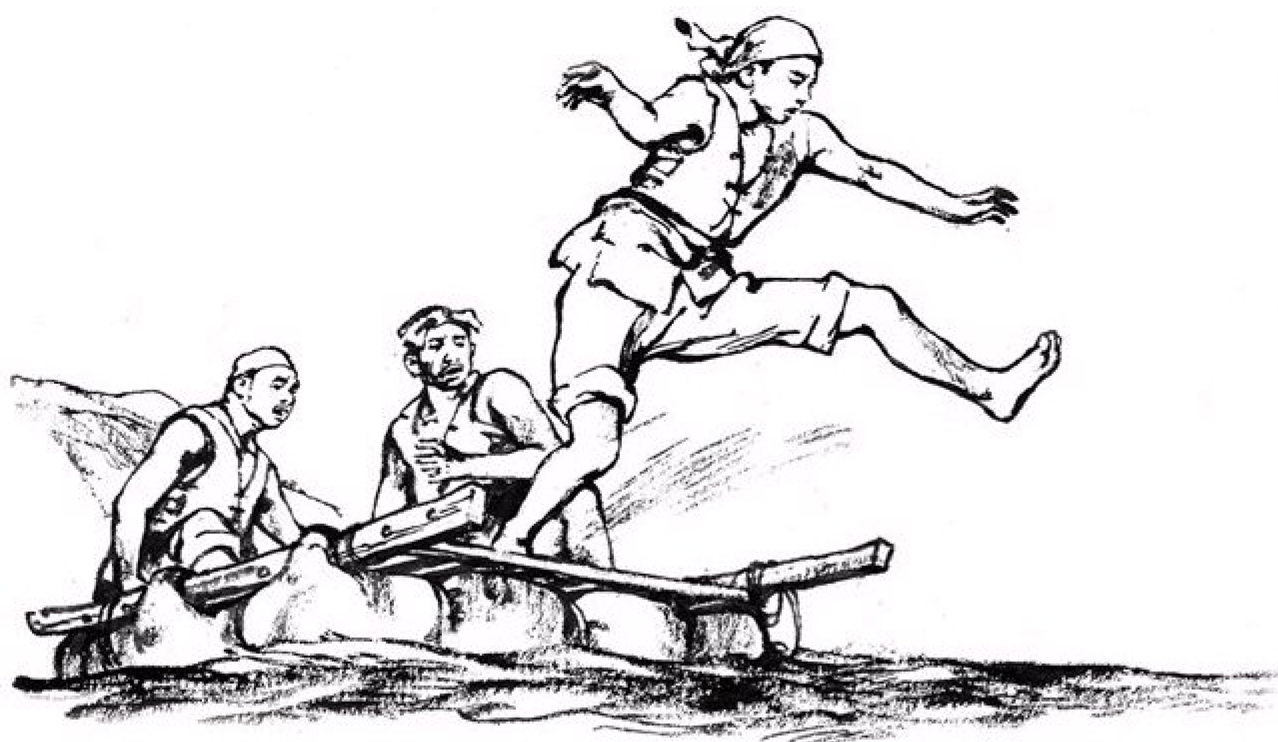
三个人各怀心事，沉默不语，两岸向身后飞一般退去。

2. 老牛湾反目

天黑时，他们已经到了河套一带，转而向东漂过去了。又过了几个时辰，他们转而向南，进入了黄河九曲十八弯的老牛湾。

老牛湾两岸山峰林立，近水全部是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水面虽然平静，水流却飞快。此时正是后半夜，牛二在夜色中全神贯注，手脚并用，慢慢拍打着水面，防止在快速转弯中偏离中流。胡三却在此时悄悄靠近了正在打盹的卢大，解开了系在卢大身上的绳子……在一个急转弯中，胡三一把推开了卢大，卢大猛然惊醒，大叫一声："胡三，你扎破了我的气囊！救命……"

等牛二反应过来，卢大已经重重地拍在了石壁上，远远地消失在身后的夜色之中。牛二想转头救援已来不及，他厉声质问："胡三，是你！为什么？"



胡三平静地说："没错，是我害了他，实话跟二哥说，我觉得三个人分五十



两银子，我分到的有点少，再说老大这人依赖成性，途中遇到危险只有我们救他的份儿，他没那本事救咱。这差事有他没他都一样，他在这里完全就是多余的。不过，二哥你不要多心，我不介意跟你一起分银子。你看，我这把锥子是为卢大准备的，绝不会用第二次。”说着，胡三一松手，把刺破卢大气囊的锥子扔进了水中。

提前准备锥子，借助老牛湾这种水势地形，在夜色中趁着卢大打盹时下手，让卢大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胡三真是用心险恶、处心积虑！牛二不禁怒不可遏，一把揪住胡三喝道：“为了那点儿银子，你忘掉了咱们结拜的情谊？”

胡三看牛二不为银钱所动，情绪也激动起来，大声说：“当然不全是为银子，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兰州府前街的小玉！二哥，小玉与你最般配，卢大却老摆他老大的资格，想横刀夺爱，而你为了拜把子情谊总是忍让他。实话给你说，这个事我看不下去，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早想办了他。今天有机会除掉了卢大，我心里才痛快些，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成全二哥和二嫂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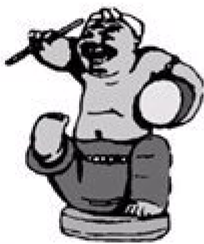
牛二不觉松开了手，心思恍惚，仿佛回到了兰州城……

原来，三人进入水标营后，天天要么在黄河水中抱着羊皮气囊训练，要么在水标营里扎羊皮气囊。一天，河面训练中场休整，三个人脱了气囊，在河中的羊皮筏子上闲聊。突然，牛二看到上游漂下一个人来，转眼就到了眼前。牛二高喊一声：“有人落水了！”他一个猛子扎到河里，接了个正着。牛二一手护着那人的脑袋露出水面，一手划水，试图靠岸。卢大、胡三紧接着也跳进水中，游到牛二身边帮忙，三个人一起努力，向下漂了好几里地，最后才抓住机会游到岸边。

上岸后他们才看清，这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好在落水时间不长，牛二让她侧着身子，往她后背上猛拍了几下，姑娘吐了几口浊水，苏醒了。姑娘睁眼看见三个大小伙儿盯着自己，顿时羞红了脸，立马把头转了过去。三个人头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么好看的姑娘，不禁有些愣怔。

姑娘说自己姓王，名小玉，家住兰州府前街，在河边洗衣失足落水。问明白情况，三个人雇了辆小车，把王姑娘送回了家。

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不想没



两天，王小玉家人来到水标营找救人的英雄，将三个人请到家中吃饭。饭桌上，王爹爹亲自把盏，盛情相待。酒过三巡，王爹爹转告了闺女的意思：三位于己有救命之恩，愿择一而嫁，等黄河伏秋大汛过后，营里消停下来，就准备婚嫁。这可真是意外之喜，三人听了都很高兴。

胡三问："不知小玉姑娘以何标准选人？"

"这个嘛，不妨告诉你们，"王爹爹停顿了一下，"咱们兰州民风尚武好勇，女子嫁人自然最看重这一点。当然，小玉也看重将来夫婿的淳朴正直……希望你们在水标营好好干，送羊报时一定要小心，老天会保佑好人安全返回的。"

三个人心中喜悦，可又因形成了竞争之势，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回营路上，卢大突然开口说："我排行老大，现在有机会娶媳妇，按照传统是不是应该老大先来？"胡三反驳说："凭什么你先来？人家小玉姑娘是有标准的。首先，你得经过羊报的考验，能不能活着都不好说，就算活着回来，还得小玉说了算。"牛二没有说话，小玉早就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但他知道，兄弟情谊似乎跟这次婚姻有些冲突，真是两难的境地……

就这样，黄河的汛情突然来了，他们仨来不及跟王小玉道别，就踏上了羊报的征程。

3. 大瀑布遇险

牛二听完胡三的解释，气仿佛消去了不少，但他仍愤恨地说："那你也不能为了我，去害兄弟的性命！唉，现在解开绳头，我们各漂各的吧！"

牛二说完就要解绳子，胡三突然哭出声来，咬牙切齿地说："二哥，我胡三为你出头，最后却落了这么个埋怨。既然你要分，那就分开吧，分开之后，咱们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牛二迟疑片刻，语气缓和了下来："还是一起走吧。等完成了任务，回头再到老牛湾祭奠卢大哥。"

太阳已经升起一段时间了，前面不远处，就是最危险的地段——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上游是长数百里、宽数里的河面，到了壶口却突然收缩到十丈，瀑布上下十几丈高，下面又是几丈深的水潭，因此千石万石的水在这里犹如脱缰的野马，咆哮



着一泻千里，烟雾升腾，响彻云霄，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面对面说话音声难达。谁都不知道乱流之中藏着多少尖锐的岩石，如果不小心碰上，非死即伤，每个羊报水卒最怕的，就是经过这一关。

胡三胆怯了，说："二哥，咱要不爬到河岸，绕到壶口下面再下水，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牛二反驳说："不行！若是从上面绕下去，怎么也要半天时间。咱们做羊报的，关系着中原万万千千老百姓的性命，再危险也得从水里下去，若不是分秒必争，恐怕无辜者将死伤无数。闭着眼下去吧，成还是不成，全靠老天爷保佑了。"

胡三无奈，他把眼一闭，随着急流翻滚坠落。胡三感觉自己的腰部被石尖轻轻磕了几下，身子一重，跌入潭水底部，气囊从身边漂走了。胡三暗叫不好，拴气囊的绳子被水下尖锐的岩石切断了。胡三死命挣扎着浮出水面，追着气囊大声向牛二呼救："二哥，救我！"

牛二听不见胡三的呼救声，等他安全地落进水潭，才感觉绳子那头一松，回头不见了胡三。趁着水流上翻，牛二立马往回游了几尺远，来回摸了几次，恰好抓住了胡三的手，拖着胡三顺水向下漂去。等远离了瀑布，水势稍稍平稳，牛二重新给胡三绑好了气囊。胡三脸色苍白，浑身发颤，缓了许久，说："二哥……没想到你拼命游回来救我，带我过了最危险的关口。二哥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我愿意下辈子做牛做马回报你。"

牛二摆摆手，说："大家都是兄弟，就别说这些了。午后，咱们就能到河南境内，马上就可以见到河道总督派出的巡河水卒了。咱们一路抛着水签下去，明天一早就能完成任务交差。"

胡三眼中放出亮光，连说："好，





胜利在望，胜利在望了！”

果然，下午时分，牛二、胡三已经进入河南境内。黄河下游是有名的地上河，河面很宽，河水中流急、两边缓，两个人在中流漂着，这时，胡三手放在腰间，说：“二哥，其实我还有件事想给你说明白。”

牛二没回头，说：“什么事？”

胡三在后面冷冷地盯着牛二的后背，说：“其实，我从看到王小玉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卢大作为老大哥，天天想让咱们让着他，他活该死；当然，我知道你也喜欢王小玉，你可能真会为了拜把子情让我们。但是，谁知道王小玉会选谁呢？所以，要是我们三个人只剩下一个，小玉她就没得选了，是这个理儿吧……”

牛二听胡三一通胡言乱语，心里一惊，扭头责备道：“胡老三，你在瞎说些什么？”就在这一转头的工夫，胡三对着牛二狠狠地就是一脚，将牛二踢得远离了中流。

原来，胡三看这段黄河中流宽度有限，悄悄地从腰间解开了连接两人的绳子。胡三“哈哈”大笑，对着牛二喊道：“二哥，我说了，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现在就让王小玉归我娶，五十两银子给我拿，让我胡三这辈子先快活吧！等回了兰州府成家立业，我每年的今天，会给卢大和你烧纸祭奠的……”

4. 鱼脊背杀机

这又不是在九转老牛湾，从急流中进入缓流中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都是接受过训练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记着呢。这黄河下游河道是有名的“鱼脊背”形状，中间高、两边低，中间水流速度快，却最安全，有时候脚底下都能踩到河底。河岸边水流虽缓，底下却暗流涌动，到处都是深不见底的漩涡。落入黄河下游的人，如果掉在中流，没人救援也有生机，如果靠近岸边，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现在，胡三觉得牛二帮他渡过了最危险的地段，没了利用价值，就想借助黄河的漩涡害死牛二，独吞赏银，回去再哄骗迎娶王小玉。

眼看牛二被一个漩涡裹住，即将命赴黄泉，胡三得意地一笑，扭头向下游漂去。

牛二没有防备，被胡三突然踢进缓流，吓了一跳。好在这不是老牛湾，还有应变时间，牛二一把抓住羊脐上的封口，用力一扯，扯开一个口子，气体“咕噜咕噜”喷了



出来，推着牛二往中流一送，借着这股推力，牛二赶紧手脚并用地往回划拉，总算又回到了中流。

真是命悬一线，刚才差一点点就被漩涡卷走了！

牛二费劲地回到中流，他现在看清了胡三的真面目。胡三打着为牛二打抱不平的旗号，在老牛湾干掉了卢大，让牛二无话可说，选择原谅了他。等牛二带胡三渡过了最要命的壶口瀑布，胡三终于暴露了：银子也要得，小玉也要夺！这个人为了财色，什么都干得出来啊！

胡三已经漂远，不见踪影。牛二忍住一腔悲愤，顺水向前游了一段，脚下踩住一片浅滩，将气囊解下来，对着羊肚脐吹气，重新充上气，截了一段绳子，尽可能地封闭了气孔，之后迅速将气囊绑在下腹，再次跳进急流中，他想无论如何，先完成肩负的使命再说。

牛二顺水往前漂了一段时间，天快黑时，远远地看见水面上站着一个人，靠近一看，竟是胡三。胡三正站在一片露出水面的“鱼脊背”上休息，腹下的羊皮囊气瘪了。牛二看清楚了，这片“鱼脊背”浅滩近水处都是上游漂下来的老树枝干，支离破碎地插在沙土里，如同一把把尖锐的匕首，别说是羊皮气囊，就是人顺着水势扎上去也得戳出几个窟窿来。不用说，胡三肯定不小心把羊皮气囊给扎上去了。

牛二小心翼翼地绕过老树枝，顺水而过，他主意已定，不再搭理胡三了。牛二已经远远地看到，河道总督辖下的接警大船上，林立的桅杆上已经亮起了点点灯火，抛水签的时刻快要到了。

胡三看到了牛二，瞠目结舌，还以为见了牛二的鬼魂。愣了片刻，他冲着牛二“啪”的一声跪在浅滩上，大声喊道：“二哥别走，听我一言好不好？二哥，你是好人，老天都护着你，保佑你活下来了，我老三无颜面对你，呜呜……”

牛二远远地停了下来，他倒想听听，这个胡三还能耍什么诡计。

胡三看牛二停了下来，继续说道：“我现在既不想要那些银子，也不想娶小玉姑娘了，我只想完成任务，活着回去就行。我的羊皮囊被扎了几个洞，走不下去了。咱们以前在河标营学过补羊皮囊，我没用心学。怎么补，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牛二对他的话充满疑虑，站着不动，一声不吭。胡三举手对天说：“二哥，我已经说出我的心里话了，



银子和小玉，我再也不敢想了，我只想平平安安回到兰州，在河标营有口饭吃就行了。你要还不信，我胡三对天起誓，从今往后，如果心术不正，天打五雷轰，立马沉在黄河河底，永世不得翻身！”说完，胡三再次“呜呜”地哭起来。

牛二看胡三有了悔意，起了重誓，心又软了。牛二想，如果胡三没有羊皮囊，恐怕就回不去了，自己这不是见死不救？他打定主意，最后帮胡三一次，帮他扎好羊皮囊，两个人就各漂各的，互不相干。于是，牛二从水边走到胡三跟前，拿起瘪气的羊皮囊看了看，这三个口子虽大，却还有补救的法子。

牛二卸下自己的气囊，拿起胡三的气囊，从浅滩上截了几段尖锐的木头，按之前学的，将破口周边的羊皮捏到一起，用木头扎过去，再将捏紧的羊皮用力缠上绳子……

5. 皮气囊要命

天色渐暗，牛二全神贯注，一口气把三个大口子全封住了，又给气囊吹满了气，一拍手，说：“行了，虽比不得在水标营的手工，但坚持到最后没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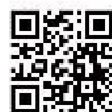
等牛二抬头，却见胡三已经将自己的羊皮气囊绑到他身上去了，胡三跑到水边，向牛二挥挥手，说：“二哥，我的羊皮气囊扎成那副破样子，谁知道中途会不会漏气？我还是用你这个吧！兄弟我先行一步，完成任务去喽！”说着，胡三向下一趴，顺水走了。

牛二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到现在还在耍手段，倒把我的羊皮囊骗走了。”

好在牛二手里还有气囊，虽然破，至少还能对付。他绑好羊皮气囊，也伏进水里漂着一路向下。胡三远远地漂在前方，得意地加紧划水，想加快进度。牛二心想：恐怕胡三心里最希望我的气囊赶紧破，淹死在黄河里。我即便不死，他也要头一个赶到营口水标营领赏……

天黑了，接警大船上的灯光更近了。牛二突然听到前面传来胡三的哭喊声：“二哥，救我，我错了，我的羊皮气囊破了，快救我！”牛二瞪大了眼睛，在昏暗的夜色中，见胡三身体慢慢下沉。胡三水性再好，漂了两天一夜，哪还有那么多力气？胡三露着脑袋，一边挣扎着一边喊：“为什么你的羊皮气囊也会破，不是好的吗？”

牛二意识到，胡三当时在水中





踢了自己一脚后，并不知道气囊的羊脐封口被自己撕坏过，现在恐怕又漏气了。老天又帮了自己一把！

胡三被湍急的水流推向了外侧，偏离中流后，不一会儿就被漩涡卷住了。胡三在平静的水面上快速地转了几圈之后，沉没了……

牛二见状，使劲向前游，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三消失在水中。

接警大船就在眼前，牛二顾不上心中的悲痛，嘴含羊角号“呜呜呜”地吹了起来。

那边大船听到响声，顿时放下小筏子，几个水卒划着筏子到了中流，手持大网，捞住了牛二抛下的预警水签，之后庄严地向牛二致敬，目送牛二向下游漂去，随后向上游望望，茫茫水面空空如也。他们已经知道，兰州水标营派出的三个羊报水卒，这次是只剩下一个了。



水卒们迅速划船上岸，手持水签在大坝上奔跑着报信，水标营的兵丁和工役们立马行动，开始增修堤坝、疏散百姓……

第二天清晨，牛二已经抛完全部水签，进入山东营口。营口水标营同样日夜等待着羊报水卒漂来，他们迅速将筋疲力尽的牛二打捞上岸，将他身上的气囊全部解下。

进了水标营，在大家的簇拥下，牛二先是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菜肴，然后领了五十两赏银，最后坐上轿子，顺着官道踏上了返程。

作为羊报水卒，牛二及时送去预警，成功完成任务。但因为赏银和心爱的小玉姑娘，又让牛二失去了曾经最亲近的两个兄弟，牛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回去后怎么面对小玉？要不要继续做羊报水卒？这些问题，牛二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因为他的轿子要三个月后才能回到兰州府……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谢　颖）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神探夏洛克·

上吊自杀的证人

苏格兰场的李斯特警官来找夏洛克分析案情。

某天早晨，一名重要的证人被发现吊死在自家房梁上。警察到现场时，死者穿着睡衣，光着脚，应该是在晚上上吊的。尸体的两只脚离地大约有 50 厘米，旁边还倒着一把椅子。警方在椅子上没能提取到任何指纹，也未发现其他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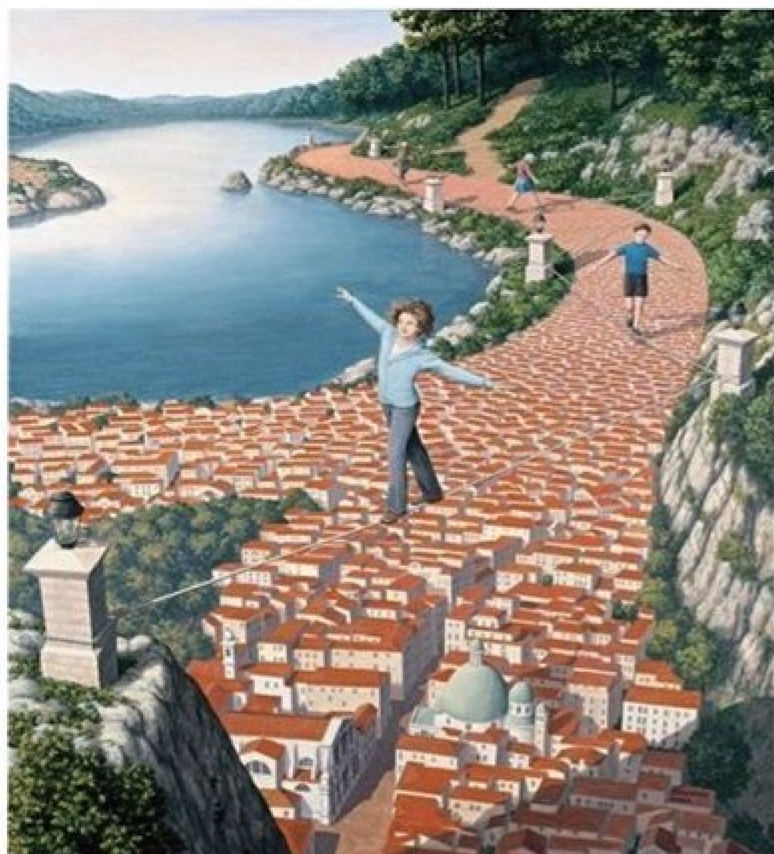
警方一时难以判定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所以来找夏洛克帮忙。

夏洛克听完便说 ：“这绝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夏洛克是怎么知道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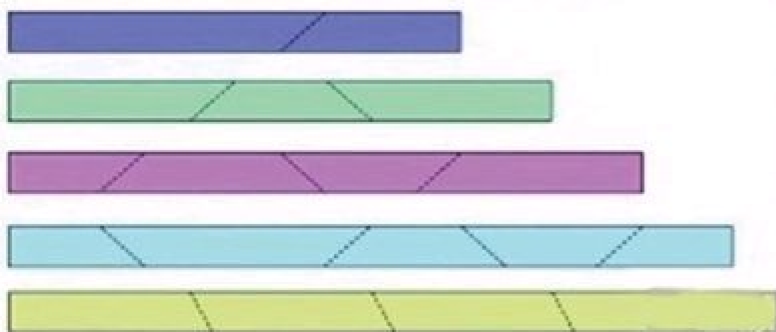
超级视觉　空中行走

这是错觉艺术家 Rob Gonsalves 的新作。这幅图乍一看是游人在湖畔小路上行走，而小路却是由一幢幢房子“铺”成的，如此新颖的构图给人以奇幻的联想。



疯狂QA

手工课上，老师让每个人做一样东西，小明上交了下面 5 张纸条，每张都有折痕，你知道小明做的是什么吗？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　录 http://t.cn/RFxoLYL。
3. 购买 2018 年 11 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47。



传说中固若金汤的金家寨，其防匪患的秘密可不止坚实的铜墙铁壁，还有那些特别的规矩……

金家寨的规矩



黄平

匪心再起

早年间，赣南有个金家寨，城高墙厚，防守森严。二郎山上的土匪曾多次攻打，寨子却固若金汤，土匪渐渐也不去啃这块硬骨头了。

金家寨经过多年休养，早已富得流油。最近，二郎山大当家周黑豹又盯上了金家寨。

这天，周黑豹找来军师白半墨和二当家胡彪商量此事。胡彪一听，眼睛瞪得像铜铃："大当家，你要攻打金家寨？以前不知折过多少兄弟，你不记得啦？"

周黑豹说："现在生意越来越差，前段时间抢了几个寨子，挖地三尺都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货。再这样下去，弟兄们就要喝西北风了。如果能拿下金家寨，就是十年不开张，也照样吃香喝辣。"

胡彪听了，说："大当家，理是这个理，但是金家寨易守难攻，没法打呀！"

周黑豹"嘿嘿"一笑："强攻肯定不行，那智取呢？"

白半墨捏了捏山羊胡，说道："大当家说得有道理，金家寨太平



了几十年，现在防守肯定也松懈了。我们只要计划得好，就不怕没机会。”

第二天，周黑豹亲自下山去摸情况。他乔装成一个货郎，来到金家寨。这金家寨城高三丈，墙厚五尺，整个寨子只有一扇铁门可以进出。寨门一关，就像铜墙铁壁一般。周黑豹在寨子里转悠了一天，到了傍晚，一个巡逻的寨民对他说：“寨门要关了，你赶快出去吧！”

周黑豹满脸堆笑，说：“大哥，我第一次来这里，误了时辰，能不能在寨子里借宿一晚？”

那寨民说：“我们寨子不允许留宿外人，这是规矩。寨子外面有专门的客房，你可以去那儿过一夜。”

周黑豹只好出了寨子，找到客房，里面虽然简陋，但干净简洁。

晚上，周黑豹躺在床上睡不着，心想：要攻下寨子，只能从打开寨门上打主意，只是这大门看守得严，该如何下手呢？

主意打定

这时，客房又进来一个人，那人好像对这里很熟，脱下外衣，倒头就睡，周黑豹就故意找机会跟他聊起来。

那人说自己叫金四，是金家寨的人。因为走亲戚回来晚了，就只能在这里睡一晚，明天再进寨。

周黑豹奇怪了，问：“你是寨子里的人，不会喊开寨门吗？”

金四说：“喊了也不开，这是寨里的规矩。为了安全，寨门关了以后就不再打开。错过了进寨时间就得在客房住一宿，全寨的人都一样，连我们金寨主也不例外。”

周黑豹问道：“这么说，晚上没一个人能进寨？”

金四摇摇头：“那倒不是，只有一个人，不用在这客房睡，可以随时喊开寨门。”

周黑豹好奇地问：“那人是谁？比寨主还重要？”

金四得意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在我们寨子，私塾先生是有特殊照顾的。”

周黑豹心里一动，起来在货担里拿出半袋烟丝，递给金四：“兄弟，反正睡不着，你就跟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吧！”

金四看见烟丝，来了精神，他盘着腿坐起来，说：“金家寨建寨以来，上至寨主，下到寨民，都非常敬重先生，所以我们寨子里人才辈出，百年兴盛。寨子里有专门规



定，不能让先生在外面睡，先生什么时候回寨，都要打开寨门。”

金四接着说：“寨子现在的先生叫巫克义，是余县人，在我们寨子教书二十年了，有的寨民父子两代都是他的学生，尊贵得很。”

周黑豹点点头：“这规矩好。天地君亲师，尊重先生是应该的，怪不得你们寨子这么兴旺。”

第二天天亮后，周黑豹又进入寨子，特意在私塾附近逗留。不仅见到了巫克义，还意外听到一个消息：三天后巫克义要回老家给他娘祝寿。周黑豹高兴地赶紧回山商议，他已有了对策：挟持巫克义，逼他骗开寨门，趁机杀进寨子。

白半墨沉思良久，觉得这计划虽好，但存在风险。巫克义一介书生，老迈胆小，万一到时他紧张害怕露出了破绽，会坏了大事。再说弟兄们对寨子里的情况不熟悉，贸然夜战恐怕会吃亏。

周黑豹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问白半墨有何妙计。

白半墨说：“劫了巫克义，让他写一封书信给金家寨，说自己突患重病，不能回寨，推荐我去接任先生一职，等我摸清寨子的情况后再动手。”

周黑豹高兴地说：“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军师肚子里的墨水绝不比巫克义少，肯定马到功成！”

偷梁换柱

三天后，巫克义果然赶回老家，周黑豹派人一直跟踪他。等巫克义返程时，就把他劫上了山。

巫克义一开始不愿配合，周黑豹威胁要杀他全家，巫克义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巫克义提笔写信，写到一半时停下来问白半墨：“你既然要去寨子，得有个名字，你看取什么名字好？”

白半墨反问道：“反正都是假名，还有什么讲究？”

巫克义说：“这事来得突然，我推荐的人肯定不会太远。你就化名巫克盛，说是我的堂弟，这样更





容易让金寨主相信。”

周黑豹和白半墨一听，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了。推荐信写好后，白半墨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没有问题，又详细问了寨子里的有关情况，见和周黑豹了解的差不多，就放下心来。

白半墨来到金家寨，见到金寨主。有了巫克义的推荐信，金寨主深信不疑，热情款待，安排白半墨接替先生一职。

白半墨不愧是二郎山的军师，肚子里真有墨水，很快赢得了寨民的认可。寨民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白半墨趁机掌握了很多情况。

转眼中秋节要到了，寨子里也忙碌起来。金家寨的生意多，很多关系需要打点，每到年节，都会派人外出送礼。

这天，白半墨在镇上和周黑豹接上头，说了寨子里的情况。周黑豹说：“这么说，寨子里最近防范差，又有不少青壮年外出。这是个机会，我们就在中秋节前动手！”

白半墨摇摇头：“大当家，不行！越是逢年过节，寨子里防范越严。晚上不仅会增加看守，而且金寨主也会亲自带队。”

周黑豹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白半墨说：“九月十八动手，那时佳节已过，守卫也会恢复到平时的样子。我查过了，那天晚上守门的两个寨民都有小孩在私塾念书，是骗开寨门的好机会。不过，那两个寨民有点功夫，必须快速制服。”

周黑豹说：“这好办，到时我和胡彪亲自上，保证不误事。”

白半墨点点头，又交给周黑豹一张图：“这是我画的金家寨地形图，让弟兄们好好熟悉熟悉。”

功亏一篑

到了九月十八那天，白半墨借故出了寨子，与周黑豹接头，商量最后的事宜。

到了深夜，周黑豹和胡彪假装扶着白半墨，来到寨门前喊道：“开门，巫先生喝酒喝醉了，我们把他送回来，快开门！”

守门的寨民在城墙上探头一看，马上招呼同伴：“是巫先生回来了，快开门！”

铁门打开，周黑豹和胡彪扶着白半墨走进门楼，忽然从身上拔出尖刀，刺向那两个寨民。

那两人好像有所防备，闪身躲开了。这时，从门背后跳出几个人影，棍棒刀叉一起挥舞，周黑豹和



胡彪猝不及防，很快被打倒在地。与此同时，大门迅速关上了。

再说二郎山众匪悄悄跟在后面，见大门已经打开，马上冲了上来，等到了跟前却见大门又关了。正吃惊时，城头上枪声大作，土匪倒下去一大片。其他土匪顾不上几个当家的生死，仓皇撤退了。

周黑豹几个被抓后，想了一晚上也没有弄明白：这么完美的计划，怎么会露馅？

原来，金家寨对先生非常尊重，凡在寨子教书十年以上的先生，一辈子都是寨子的贵客。不管先生家离得是远是近，逢年过节都要送上贺礼，这规矩多年来一直不变。

中秋节前，金寨主挂念巫克义的病情，就精心准备了贺礼，早早派人送到数百里外的巫家。

送礼的寨民到了巫家，才知道巫克义早就离开家回寨子了，根本没有在家养病，而且巫克义的本家兄弟中根本没有叫巫克盛的。寨民觉得事情不妙，赶紧回来报告。

金寨主一听，感到事情蹊跷。他拿出推荐信仔细研究，终于发现端倪：巫克义曾说过他们巫家的辈分，“克”字辈下去就是“盛”字辈，巫家人不可能取“克盛”这个名字。当时金寨主也没有多想，现在看来，这是巫先生在告诉他这个巫克盛有问题。

于是，金寨主派人暗中盯住白半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见他与周黑豹秘密接头，这才及时发现了他们的身份和阴谋。

周黑豹几个现在明白了：金家寨百年昌盛，除了城墙的坚固，还有规矩的传承。



金家寨痛恨土匪的狡猾和歹毒，立刻花重金请官兵上山剿匪。那些土匪群龙无首，毫无斗志，一触即溃。官兵救出巫克义，烧了土匪老巢，二郎山的匪患就此清除，金家寨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孙小片）





夏克军

小鸭子不会说谎

千叶心阳是一位年轻画家，这天下午，她带着望远镜走出了月亮湖酒店，想去湖边采风。这时候，一辆警车驶来，一名警察拦住她，说道："千叶小姐，我是警部石川一郎，抱歉，有事要打扰您。"

面对不速之客，千叶微微一怔，石川单刀直入："有人发现山崎秀吉在别墅遇害身亡，现场有您的一幅画《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是您送给他的吗？"

千叶瞪大眼睛，道："您说什么，山崎被害了？"

石川点点头，问千叶今天上午是否去探望过山崎，他说："有人对您的《春江水暖鸭先知》颇有微词，现在您来到月亮湖，我猜想，应该是来找山崎交流意见的吧？"

石川显然已做过一些调查。最近，千叶根据苏轼的诗创作了一幅《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人提出质疑：苏轼在诗中描写的是中国的野鸭，千叶画的却是日本的家鸭，这是明显的失误。两种鸭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千叶带着疑问来到月亮湖，专程拜访老师山崎秀吉。

山崎在中日书画界颇有声望，如今隐居在月亮湖，他以前喜欢在家里养些小动物，其中就有一对中国友人送的野鸭，后来它们繁殖的



后代也被山崎放至月亮湖，这倒真成了“原生态”野鸭子了。

面对警部的提问，千叶回复得很谨慎：“没有，整个上午我都在湖边观察野鸭子。”

石川请千叶去了现场，这是月亮湖东侧的一栋别墅。山崎有洁癖，独自在此隐居，他的尸体是山下的商贩前来送蔬菜时发现的。

步入幽深的院落，沿着一条石径前行，一只母鸭领着一群小鸭子四处逃窜，侦查员岗村在后穷追不舍。千叶知道，这便是中国友人赠送山崎的野鸭了。前几天通电话，山崎说公鸭死了，母鸭正在孵化小鸭，为了让母鸭安心，山崎制作了一个公鸭造型的画板插在鸭窝旁。

石川训斥道：“岗村，你满院赶鸭子干什么？”岗村解释道：“有两只小鸭子不合群，四处乱跑，我怕它们破坏现场呢！”

石川不再理会，陪同千叶进入现场。这是一间简洁的书房，靠南窗前是一张硕大的檀香木书桌，上面铺放着《春江水暖鸭先知》、各种颜料盘以及画笔。书桌上有一个绿色颜料盘打翻了，颜料溅到了地上。山崎仰面躺在地板上，脑后一片血迹，胸前和左手上满是绿色颜料。千叶看了一眼就脸色煞白，被警员扶到一边休息了。

石川将一张素描画像递给千叶，说道：“送菜的商贩进别墅前，在山下路口遇到一名女子，您看看，认识她吗？”千叶扫了一眼，惊叫道：“山本彩！”

山本彩因其作品《天鹅湖》受到过山崎的公开批评，两人唇枪舌剑，早已是冤家对头。山本彩的住处就在离月亮湖不远的樱花公寓。石川想了想，决定带着千叶一同前去拜会。石川说明来意，山本彩颇感意外，但她坦然讲述了上午拜访山崎的原因。三年前，山本彩因为《天鹅湖》被山崎耻笑分不清野生天鹅和家鹅；三年后，千叶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遭遇同样的境况。山本彩去找山崎，诘问他身为老师，为何独独偏袒自己的学生。

千叶不禁嘀咕道：“你因此和山崎发生争执，实在不应该啊！”

山本彩冷笑一声，道：“不，我们没有争执。山崎说了，他会公开发表文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谁知道他竟然死了……”

离开樱花公寓，石川请千叶再回现场配合调查，两人在商贩遇到山本彩的路口下车，石川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然后和千叶步行回到



山崎的别墅。踏入院落，只见岗村捧着一个纸箱迎面走来，母鸭紧随其后。岗村打开纸箱，一群小鸭子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嘎嘎”叫着跑向母鸭。有两只小鸭子茫然地四处张望，然后跑到了千叶脚下，欢快地叫起来。千叶捧起两只小鸭子，忍不住轻轻摩挲着，她对着母鸭轻声说道 ：“千叶，照顾好你的孩子，不要让山崎担心啊！”

岗村将两只不合群的小鸭子赶到一旁，石川陪同千叶再次进入现场，看了看时间，说道 ：“从路口到别墅，步行大约需要十五分钟，也就是说，从山本彩离开别墅到商贩进入别墅，这三十分钟里一定还有别人来过这里。”

“山崎当时应该在看我的作品，而凶手从背后袭击了他。”千叶看着现场，心有余悸地说道。

“不，是从正面。山崎受到袭击后身体后仰，左手打翻了绿色颜料盘，后脑撞在书桌角上。”石川指着书桌东北角的血迹，盯着千叶说道，“这情景你很清楚，因为你就是那个袭击他的人。”

千叶脸色大变，说：“血口喷人，我上午根本没来现场！”

石川表情严肃地说 ：“你在撒谎，但是院子里的小鸭子不会撒谎，它们证明你来过。”

千叶满脸讶异，石川说，离开樱花公寓后，他一直在想 ：山崎跌倒时打翻了绿色颜料盘，从现场的状态判断，颜料应该也溅到了他脸上，可山崎脸上却很干净，似乎是有人用手绢替山崎擦了脸。山本彩对山崎仇恨有加，不可能这么做。那么除了山本彩和商贩，就还有第三个人来过现场，现在缺的就是目击证人。石川想起岗村驱赶小鸭子的情景，那两只不合群的小鸭子，让石川想到了什么。



刚孵化出来的幼鸟和刚出生的哺乳动物会学着认识并跟随着它所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而这通常是它们的母亲。这是动物大脑的先天行为，即



印随行为，也就是俗话说的“睁眼先认个妈”。

石川发现，鸭窝旁有一个公鸭画板，上有“山崎”二字，原来是插在地上的，有明显被拔出的痕迹。小鸭子是上午孵化出来的，有两只没有跟随母鸭，似乎是有人拔出了公鸭画板，惊动了母鸭，母鸭逃开时带走了已经破壳而出的小鸭子，而最后出来的两只小鸭子没有见到母鸭，所以不合群。石川不禁想：小鸭子是否见过第二嫌疑人？

在山下路口，石川借故打电话通知岗村，让他将所有小鸭子装进纸箱，当千叶和母鸭出现时，岗村放出小鸭子，让它们辨认自己的“母亲”，从而进一步确认现场是否出现过第二嫌疑人。

千叶恍然醒悟：“这就是你让我第二次来现场的目的，为了让小鸭子指证我是否进入过现场？”

石川没有否认：“是的，因为只有凶手才会撒谎。”

“你从什么时候怀疑我的？”

“在我发现山本彩对山崎的仇恨之后，我想，会替已故的山崎擦拭脸庞的人，一定是深爱他的人。你是他的学生，但是从我们见面至今，你一直称呼他山崎，而不是老师。尤其是那对鸭子，居然也用你和山崎的名字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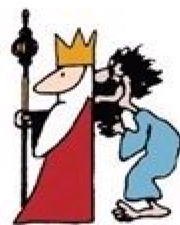
千叶听罢，流下泪来，她和山崎深爱彼此，今天上午她悄悄来到别墅，想给山崎一个惊喜，却在书房门外听到山崎和山本彩的谈话。千叶不想让山本彩发现自己，于是蹲进院里的鸭窝，还拔出公鸭画板挡住脸。山本彩离开之后，千叶顺手拿着画板进入书房，哀求山崎不要公开发表文章，两人发生争执，千叶恼怒之下，狠推了山崎一把，山崎失去平衡，跌倒时打翻了颜料盘，后脑撞在桌角上，当场身亡。

千叶在绘画界刚露头角，不甘心自毁前途，她不敢声张，但又不忍心山崎那样狼狈地倒在血泊中。于是，她替山崎净面之后慌忙离开，放回公鸭画板时，她不小心跌倒在鸭窝旁边，惊恐的母鸭带着孵化的小鸭逃之夭夭，有两个鸭蛋滚落出来。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怀疑，千叶将其放入鸭窝，恰在此时，捧在手里的两只小鸭子破壳而出，将千叶认作了“母亲”。

千叶和石川向外面的警车走去，两只小鸭子“嘎嘎”叫着尾随其后。千叶回过身来，满眼噙着泪水，伤心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孙小片）





特殊的暗示

■ 柯　南

大刘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胆小心细；妻子是个大作家，每写完一部作品，都会让大刘当第一读者，让他提提意见。

时间长了，大刘发现妻子表面上让他提意见，事实上是他大刘做了什么蠢事、错事，妻子会变着法儿写进小说里，借此来敲打敲打他。

俗话说，断头树也有春天。这段时间，大刘和办公室一个叫小美的同事关系暧昧。也许是做贼心虚，大刘总觉得妻子看他的眼神不大对，就把自己的担心跟小美说了。小美让他试探一下，可妻子一直埋头写小说，大刘根本没有试探的机会。

这天，大刘在办公室上班，收到妻子发来的一封邮件，是她新写的小说。想到妻子可能在小说里藏着某种暗示，大刘不淡定了，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一目十行浏览起来，最后他长舒了一口气，认定这是一篇正常的小说，因为小说里并没有任何关于男主出轨的描写。

一旁的小美凑过来，看了半天，也对大刘说："你看吧，自己吓自己，她根本就不知道咱俩的事。"大刘靠在椅背上，没有接话，他凝神片刻，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坐直身子，对着电脑瞪大了眼睛。接着，大刘又慌乱调出妻子以前发来的小说，不由叫出声来："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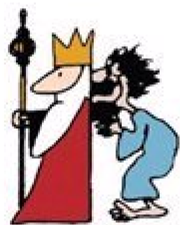
小美问："怎么回事，一惊一乍的？"大刘叹了口气："她已经知道咱俩的事了！"小美不解："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你看——"大刘压低声音，指着屏幕上小说的标题，说，"以前，她的小说标题习惯用二号字体，可这次——"

"这次是什么？"

"这次用的却是'小三'！你再看看这标题，'不得好死'，完了！"

（发稿编辑：丁娴瑶）



吵架之后

■ 泳　兔

小张有个三口之家，虽说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老婆却是一家大公司里的领导，他们有个 6 岁的儿子。在家中，小张相“妇”教子，自得其乐，家里倒也过得一片和谐。

不过，锅碗瓢盆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有磕碰的时候。这一天，不知为何事，两口子吵了起来。小张也许是忍让太久，这时竟气冲丹田，把一直以来的不满全都发泄了出来。

老婆呢，那也不是吃素的，见小张敢顶撞自己，不由得大动肝火：“好哇，看来你意见还不小！这样吧，这个家就给你了。我走，你有能耐就自己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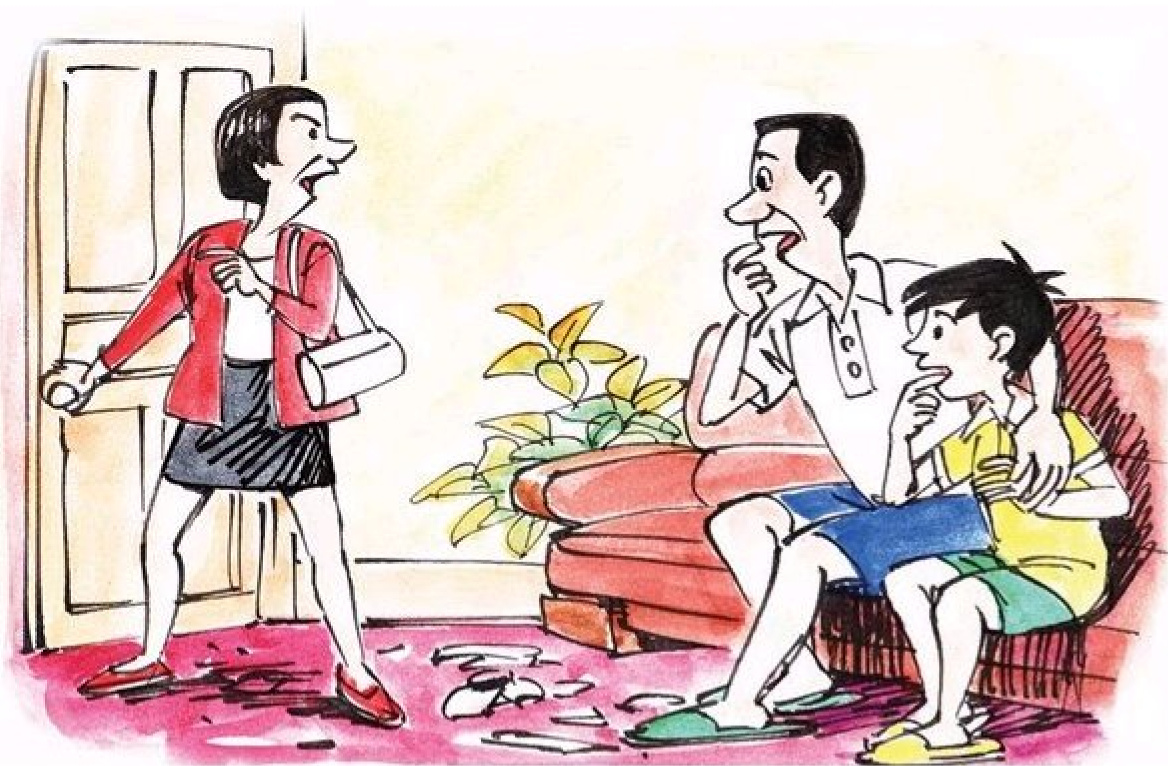
小张一听这话，当时就蔫了。

老婆见镇住了小张，立即趁热打铁，对儿子说：“来，我们走！”她伸手就要拉儿子，不料儿子却把手缩了回去，嘴里还嗫嚅着说：“我……要跟爸爸在家！”

这下，老婆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声音提高了八度，冲儿子骂道：“臭小子，我算是白养你了！你不走，我一个人走！”说完，她拎起小包，头也不回离开了家……

望着老婆远去的背影，小张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过，稍感欣慰的是，今天儿子表现出色，看来自己这几年的心血还没有白花。

小张拉过儿子，温柔地问道：“你咋不跟你妈走啊？”



儿子眨着眼睛，一本正经道：“爸爸，你又不会做饭，每次妈妈不在家，你不是都会带我去外面吃大餐吗？”

“傻孩子，你这下惨了！”小张气乐了，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说，“还想吃大餐？可这次你妈没有给咱留伙食费啊！”

（发稿编辑：陶云韫）





我是保安

孙凡利

王帅喜欢追星，可他是个穷学生，买不起高价门票，整天为这事愁得慌。这天，王帅听说大明星小涵要来，就开始琢磨点子。他在场馆外转圈子，忽然发现保安可以自由出入体育馆，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演唱会当天，王帅在网上买了套廉价保安服，换上后，假装在体育馆外维持秩序。演出时间一到，就随人流混了进去。

成功了一次后，王帅再也不犯愁了。听说再过一个月，明星小彤要来，她可是王帅的“女神”呀！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到了这一天。当天下午，王帅来到体育馆外，发现已经有保安早早地在维持秩序了。王帅赶紧换上保安服，也混进了队伍。为了避免被识破，王帅不和其他保安交流，自顾自地在一旁装模作样地干活。

一直忙活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演出时间。王帅准备进场，没想到门口验票的工作人员让王帅在门口稍等，说组委会有安排。王帅吓坏了，不会是自己被识破了吧？

不过，王帅看到其他保安也都集中在门口，这才放下心，可一直等到演唱会开始半小时了，工作人员还没有招呼他们进场。

这时，有一名保安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要进去执勤。”工作人员随即掏出手机打给上司：“保安都在门口！”挂了电话，工作人员对大家说：“跟我来。”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保安们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进了屋，工作人员双手一摊，对大家说道：“这次演唱会，场外保安一名都没请，你们想干啥？”

（发稿编辑：陶云韫）



不愧是名犬

■ 龚　陆

威廉在股市挣了一大笔钱，他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名种猎犬和一辆豪华越野车。为了炫耀这两样宝贝，他邀请朋友去打野鸭、钓鱼。

威廉和朋友带着猎犬，乘坐崭新的豪车，兴致勃勃地向野外飞驰而去。正是严冬时节，湖面上结着厚厚的冰，车子停下来后，朋友发愁道："我们怎么钓鱼呢？湖都结冰了，我们没有工具切开冰面。"

"放心吧，我有办法。"威廉从后备厢里取出一个雷管，"用它可以在冰面上炸出一个大洞。"

威廉点燃导火索，顿时火花飞溅，他用尽全力投掷出去，雷管高高飞起，"啪"地落在远处的冰面上。



突然，意外发生了，猎犬一跃而起，箭一般地飞扑过去。它最近常和主人玩这种游戏，以为主人又扔出东西让它捡回来呢！只见猎犬快速叼起雷管，转身向两人冲过来。

威廉吓傻了，连声喊叫："停下，快停下！"

可是猎犬听不懂人话，依然向着两人飞跑过来。眼看距离越来越近，情急之下，威廉取出猎枪，朝猎犬打去。猎犬中弹，打了个趔趄，不料这子弹是打野鸭专用的，并未对皮毛厚实的猎犬造成严重伤害，狗抖抖身子，继续奔跑。威廉只得继续射击，猎犬终于反应过来，主人是要置它于死地啊！不愧是名种猎犬，智商奇高，它灵机一动，钻进了越野车的下面。

威廉和朋友见势不妙，连滚带爬地往远处逃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冰面上炸出一个大窟窿，冰块、猎犬的尸体飞向天空，那辆让威廉自豪无比的越野车，也瞬间沉入了湖里……

不远处，威廉看着这一切，面如死灰。朋友愣了半晌，忽然，他想起一件事，问道："威廉，你给这辆新车买保险没有？"

（发稿编辑：吕　佳）



智能手表

■黄澄刚



老毛独自带着儿子小毛生活。今年小毛生日，老毛花了一百多元钱在网上买了块智能手表送给他，并说道："这块智能手表，能打电话、发短信，还可以解题，相当于百科全书呢，你自己去研究吧！"

小毛欢天喜地接过手表拨弄着，这时，老毛又嘱咐了一句："你放学之后老是不先回家，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野了，以后给你打电话一定要接啊！"

小毛高兴地答应下来。

到了星期天，小毛跟老毛说要到同学家去写作业，结果却和几个同学去了游乐城。玩得正高兴时，老毛来电话了："你同学家住在游乐城里啊，赶紧给我回家！我跟你说，你这手表里头有定位功能，我上网一查就知道你在哪里！"小毛只得知趣地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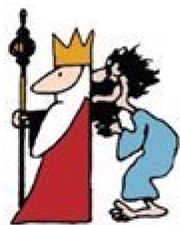
又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叫小毛一起去踢足球，踢着踢着，小毛就忘记时间了。天色渐晚，有同学问小毛几点了，小毛伸出手来一看，这才发现手表在踢球时被碰坏了，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小毛抬头见月亮都要出来了，就赶紧回家了。

到家门口时，小毛敲了几下门，可没有人开。这时，邻居张大妈朝他快步走来："哎哟，你到哪里去了，怎么到现在才回家？你爸他都快要急疯了！"

小毛问："我爸呢，他去哪里啦？"

张大妈说："你爸说他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你都没接，又说他上网查了你的位置，发现你都到内蒙古了，以为你被人贩子拐了！他先是报了警，现在正往飞机场赶呢！"

（发稿编辑：曹晴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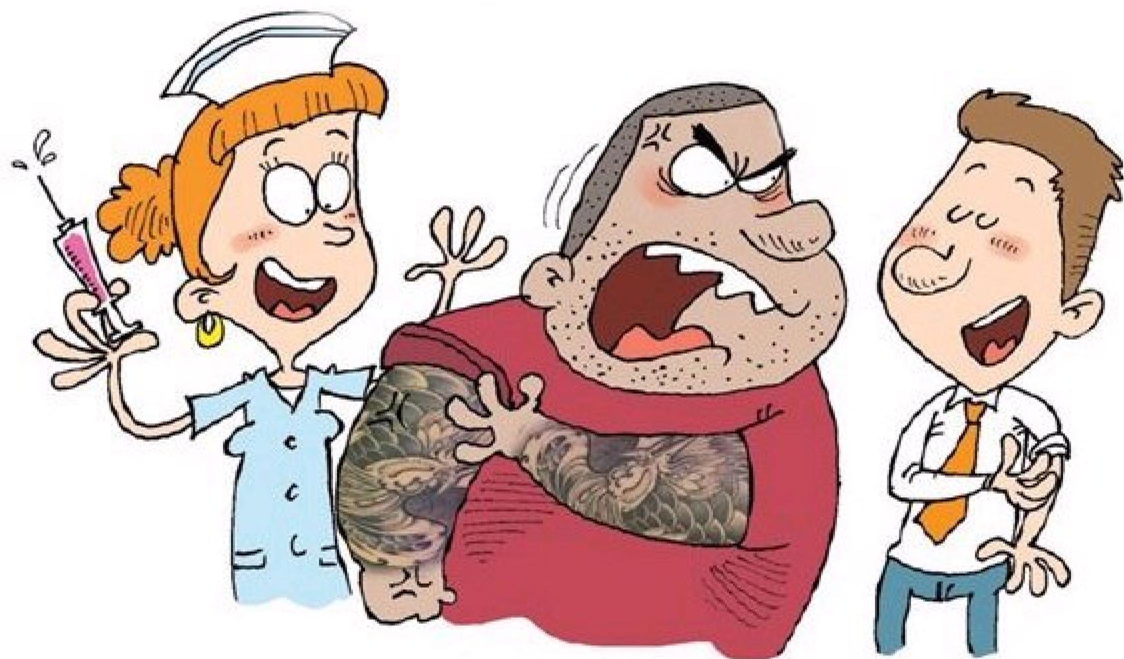
扎　针

■ 马奕彦

阿豪到医院输液，他走进注射室，发现前边排了一个男人，就边玩手机边等了起来。

谁知等了好久，护士还没招呼阿豪，他抬头一看，原来男人的针还没扎上，咋回事？再一瞧，哇，这个男人身上都是五颜六色的文身，护士急得满头大汗，迟迟找不到血管。阿豪皱起了眉头，撸起袖子，说：“护士，你看我都等这么久了，能不能先给我扎？”

男人瞪了阿豪一眼，嚷着：“不行，我比你先来！”



护士苦笑着向阿豪道歉，然后继续给男人扎针，她一会儿用手拍拍，一会儿又用酒精棉擦擦，仍然毫无效果，让人看了干着急。

阿豪不想再等，又撸起了袖子：“护士，你还是先把我的针扎上吧！”没等护士开口，男人却再度抗议了。

阿豪挑衅地指着男人喝道：“喂，你是不是混黑道的？”

男人叫道：“你才是！”

阿豪冷嘲热讽地说：“别逗了，你浑身色彩斑斓，搞得跟毛毛虫似的，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你、你……”男人一时张口结舌，阿豪趁机接着开火：“你什么你，没词了吧？瞧你那点出息，简直就是孬种；是孬种倒也罢了，可你还人不人鬼不鬼的……”

男人气得脸红脖子粗，“腾”地紧握拳头，看样子要给阿豪一顿狠揍：“你再骂一次试试！”

这时，阿豪大声喊道：“护士，快给他扎针啊！”

护士低头一看，只见那男人被阿豪彻底激怒了，拳头捏得“咯咯”响，手臂已经青筋鼓起。

机不可失呀！护士赶紧“哧溜”一针扎下去，哈，成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本栏插图：顾子易 小黑孩）

比小说有情节　比电影更好看

国内首次全译插画本

"人猿泰山系列"第一辑 8 本闪亮登场！



由故事会编辑出品的国内最全"人猿泰山全译精编插画系列"读本陆续上市，新鲜奇特的故事题材，令人欲罢不能的悬疑情节，脑洞大开的惊险传奇，引发读者的脑力激荡，百余年来在读者中常销不衰，极具娱乐性与可读性。经典流传，值得一读。

读者说

@ **樱桃小包子不加肉**：人猿泰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传奇，刚看完一本，泰山的形象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他。

@ **老鹰哥哥**：一读惊艳，二读沉迷，三读上瘾，快快出续集。

@ **To love 我能说什么**：唯一特点就是：好看！好看！好看！

@ **练习游泳的鱼**：时间宝贵，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比如陪我看人猿泰山。



扫码评论
你也可以说两句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5.00元
ISSN 0257-0238







故事会微信



每月22日出版